# 宋四六話

一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宋四六話

（一）

彭元瑞撰

本館據海山仙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予撰宋四六選，汎觀宋人書，其中間及駢體，多一時典制，議論流利，屬對精切，愛不能割，輒鈔付篋，積成巨帙，略以文體詮次，凡十二卷，意在集狐，匪供祭獺，還與儷笙共讀之，芸楣彭元瑞。

# 宋四六話總目

卷一
制詔七十七則
卷二
制詔九十三則
卷三
制詔三十七則
卷四
表七十二則
卷五
表九十二則
卷六
表六十二則
卷七

啟七十則
卷八
啟六十六則
卷九
啟三十二則
卷十
賦檄露布判設論六十九則
卷十一
祝文青詞道場疏開堂疏樂語上梁文七十四則
卷十二
雜文散語摘句諧談八十五則

宋四六選一書。海內奉爲圭臬者。廿有餘年。芸楣先生。博覽羣籍。凡有關於宋人駢體者。徧加搜採。所引書百六十九種。彙爲十二卷。曰宋四六話。片辭隻句。蒐括無遺。眞可謂抗心希古者矣。制、詔、表、啟、樂語、上梁文、六體。編次略依前選。餘皆補前所無。分類輯錄。以見古人巧思濬發。妙義環生。攬各體之菁華。存一朝之典故。豈獨殘膏剩馥。沾丐後人云爾乎。嘉慶癸亥六月既望。歙人曹

振鐸僅筆識。

# 宋四六話卷一

南昌彭元瑞芸楣

制詔

太祖實錄建隆元年七月甲申立皇后制曰朕受天景福故父事高穹率土樂推乃子視萬邦坐享而讀時令正中禁以崇國風庶資博厚之功用廣邦家之業稟長樂之慈訓舉長秋之舊章詔告布于宗廟咨爾琅琊郡夫人王氏象緯炳靈公侯貴胄挺天人之奇表會王者之昌圖朕昔在藩邸常觀內則奉晨昏而罔倦服浣濯而無辭贊予開國之基賴爾宜家之慶翬衣未舉椒掖難虛既俾大妹之賢宜易小君之號貽謀百世正位六宮可立爲皇后爾其佐佑興運恢張內朝樛木垂陰期於逮下桂華委照法彼無私顧彤管之在旁思大練之爲美若此則緜山餘烈配沙麓之嘉祥淮水長源接銀潢之濬浪后妃之德史册有光勉修令名往踐厥位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珂按制詞中首稱咨爾實與册文無異至入風詞先書可立爲皇后復申命戒始用廷告體令所司備册與今制殊不同此蓋國朝立后第一典故不可不詳訂也岳珂愧郯錄

太祖奉詔北征至陳橋爲諸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聞通死怒彥昇專殺以開國初隱忍不及罪即下詔曰易

姓受命。王者所以應期。臨難不苟。人臣所以全節。故周天平軍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衞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韓通。振迹戎伍。委質前朝。彰灼茂功。踐更勇爵。夙定交于霸府。遂接武于和門。艱險共嘗。情好尤篤。朕以三靈眷佑。百姓樂推。言念元勳。將加殊寵。蒼黃遇害。良用憮然。可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遣高品梁令珍護喪事。宋史周三臣傳。

四六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籧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虔匪降。時人許其裁剪。謝伋四六談麈

范魯公與王溥、魏仁浦同日罷相。爲一朝。其辭曰。或病告未寧。或勤勞可睠。時南郊畢。質、溥、皆再表求退。仁浦以疾在告。乞骸骨。故云。葉夢得石林燕語。

呂丞相端。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戶部員外郎。爲樞密直學士。時王二丈禹偁誥詞略曰。多直道以事君。每援經而奏事。丁謂談錄。

唐致仕官。非有特勅例不給俸。國初循用唐制。至眞宗乃始詔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蓋以示優賢養老之意。當時詔云。始呈材而盡力。終告老以乞骸。賢哉。雖歎於東門。邈矣。遂辭於北闕。用尊耆德。特示殊恩。石林燕語。

熙陵卽祚之踰年二月庚子。有詔更御名。制曰。王者對越上天。祇見九廟。凡因祭告。必著名稱。思稽古以

酌中貴難知而易避爰遵故事載易嘉名此當時播告之旨也珂案太宗初諱上字與藝祖聯稱建隆造邦已改從光字復與魏悼王同行太平興國初既膺大統魏悼王改從廷字以避尊尊之稱至是甫四閱月復詔改焉雖更定之意具如詔者其實去聯文尊王統所以辨名分示等威也愧郯錄

張洎與錢若水夜直太宗召二人草制詞加李昉左僕射班洎輒前數唐以來十餘名相皆有德望鎮服天下故自右加左今以此待昉非公議所允若水欲進解之洎當帝前以笏排若水曰陛下熟知矣明日洎進制草有云黃樞重地難委於具臣蒼昊景靈懼罹於大譴太宗竟從洎意昉止右僕射歸班無名氏江南餘載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爲集賢史館相端拱元年爲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爲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工書拜乃爲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其辭略云端揆崇資非賢不受昉素高聞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三事總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霪百餘日昉職在燮和陰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腦詞云燮和陰陽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敢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效宜敷朝旨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一作議擁一作擯化源而滋久孤物

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尙爲優渥可依前尙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之也洪邁容齋四筆

太平興國五年涇州安定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斷其喉而殺之下詔曰刑憲之設蓋厚於人倫孝慈所生實由於天性矧乃嫡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貴原心理難共貫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殺婦者並以凡人論袁褧楓窗小牘

錢若水爲學士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甚美太宗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子延年寶藏之錢惟演金坡遺事

眞宗卽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時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册皆不稱旨惟宋公琪一作湜深蹟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眞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疆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僧文瑩湘山野錄

宋白集有賜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刺史知州以下賀登極進奉詔書云朕仰承先訓纘嗣丕基眷命歷之有歸想寰區之同慶卿輸由俸祿恭備貢輸遙陳稱賀之誠知乃盡忠之節省覽嘉歎再三在懷寶眞廟登極時詔書也乃知是時貢物皆守臣以俸祿自備今旣以庫金爲貢而推恩則如故可謂厚恩矣陸游

眞宗景德中。置資政殿大學士。授王冀公。班翰林承旨上。一時以爲殊寵。三十年間除三人。皆前宰相也。宋宣獻公罷參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職。自冀公後。非宰相而除者。宣獻一人而已。時謝希深當制云。有國極資望之選。今纔五人。儒者兼翰墨之華。爾更九職。當時頗稱之。宣獻嘗歷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再爲翰林學士。三爲侍讀學士。而後除資政大學士。至是併爲九也。石林燕語。

大中祥符五年。南康軍建昌縣李士衡莊。遇晦明卽光彩出沒。一夜雷電風雨暴作。翌日山坼泉湧。急流中得一古器。篆文款識甚奇。太守劉保衡指以爲鼎。投進。答詔云。眷彼名區。出茲古器。旣瑰奇而有異。爰貢奉以斯來。省閱之餘。嘉尙良切。保衡繪形刊石。尙在今觀石刻。制作精巧。正古酒罇。非鼎也。當時失於稽考。故詔書亦但言古器云。吳曾能改齋漫錄。

天聖二年七月。宰臣王欽若等拜表請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皇太后。命宰臣王曾撰册文曰。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恭以爲天下之母者。愛育之功博。居域中之大者。覆載之道均。乃有飾盛禮以推崇。因强名而不顯。以恩則尊親偕極。以義則中外一辭。表德垂鴻。非可以缺。況乎寧保基緒。撫覽權綱。格萬宇之治平。副輿情之輸戴。式隆稱號。以播休燦。伏惟皇太后陛下。聰明淑哲。淵穆懿恭。襲御龍之遐源。啟會沙之瑞命。輔佐先聖。輯睦藩房。申翊宮朝。協敷閫教。服圖史之至戒。慕黃老之微言。及正位承天。居尊治內。勤儉之化。式於中闈。和平之風。被於四表。王基允固。容問載融。曩者號弓在辰。仍几有

命。粤以大寶付于菲躬。焚焚哀荒。懼罔攸濟。實賴慈蔭。以授洪圖。上奉顧托之明。俯慰遐邇之望。詳錄機務。咨謀正經。憲祖宗之舊章。厲官師之凝績。本乎子物之衷。濟乃守成之業。方今蠻夷款服。封宇靖安。百度聿修。六氣時若。肇禋肆類。克展上儀。享是休嘉。率由保翼。故得公卿庶尹。藩嶽守臣。武旅戎酋。緇黃耆艾。咸謂周有思齊之什。播於聲歌。漢有長樂之謠。垂於竹帛。斟酌前訓。擬議盛猷。允非鴻名。莫揚茂烈。綿代曠典。自我而著。且推美而弗有。約己以至謙。連袂叩閽。露章五請。臣等以因人之欲。拜跪於內庭。迴冲慮。乃徇公言。夫含章履順之謂應元。詔訓逮下之謂崇德。體仁所以膺壽臧之福。宣慈所以隆聖善之懿。不勝大願。謹與百寮士庶奉玉冊琮寶。上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皇太后。伏惟懋協歡心。誕膺洪冊。承七廟之流祥。受九妥之敷錫。擁佑家邦。祉祚無極。臣某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言。馬端臨文獻通考。

天聖中。毛應佺守寶州。賜衣勅書云。汝外分憂。寄善布化。條眷言守土之良。適及頒裘之候。特申渥賜。用洽朝儀。今賜汝紫乾色大綾綿旋襴衫一領。至可領也。曾敏行獨醒雜志。

眞宗寢疾。章獻太后漸預朝政。眞宗意不能平。寇萊公探此意。遂欲廢章獻。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李迪、楊億、李遵勗等叶力。處畫已定。詔命使楊億爲之。會萊公因醉漏言。晉公利用謀白太后。指萊公爲反。而投海上。天下冤之。楊億臨死。取當時所爲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勗收之。至章獻上仙。遵勗乃抱億所留書進呈仁宗。及敍本末。仁宗感歎再三。贈億禮部尚書。制曰。天禧之末。政漸中闈。能叶元臣。力屏儲極。蓋謂是也。魏泰東軒筆錄。

寇準再入相。制曰。中樞之任。大政攸資。式敍九功。用熙百度。將協羣倫之望。允求經濟之才。簡自予衷。乃敷綸命。具官某。清識淵深。懿文雅正。自顯躋於廊廟。久冠映於簪紳。中外亟更謀謨日廣。介圭入覲。鳴玉在朝。朕方圖任舊人。以凝庶績。薦升台席。仍進冢卿。置於股肱。繫乃棟幹。朝廷天下之根本。機軸王化之表儀。接道以言。爲臣不易。罄一心而翼戴。副四海之具瞻。其惟勗哉。以弼台德。徐自明宰輔編年錄。

治平三年。予爲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爲遂清殿學士制。既寤。不能記其姓名及其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當制舍人呂縉叔草邵不疑爲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承旨張公所作詔曰。迺規層宇。遂在西清。怳然記去歲之夢。與詔文離合其名。若符契焉。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孫臣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四六談麈。

盛度、錢氏壻。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入也。惟演建言一后並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婿。多咸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女。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東坡志林。

宋綬草丁謂貶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出丁謂傳。按實錄載譴詞首云。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此承龍川志之誤而不之考。李心傳舊聞證誤。

王曾罷相。制曰。朕紹膺丕緒。臨撫羣元。內咨輔弼之良。外倚蕃宣之重。君臣之遇。出處攸同。具官某。學洞聖機。識窮物表。早冠倫於多士。洊宣力於先朝。逮予纘承。尤所倚屬。爰定謀於枚卜。遂擢貳於冢司。眷言

靈宮。總在宰職。追惟文考之奉。具有列聖之祠。妖焰挺災。一夕而既。俾紓勞於鼎路。且賦政於師垣。矧惟累牘之陳。時乃素懷之遂。於戲。事君盡禮。維舊德之靡違。觀過知仁。亦至公之難廢。勉膺明命。往惟欽哉。

宰輔編年錄。

右彭城公拜相制書一通。案公以至和元年中秋日相。前一夕。仁宗召當直學士揚偉不至。乃宣趙槩視草。自此遂召學士有故不宿者。以次官遞宿。然制詞與今實錄所載不同。多爲史官潤色。惟不改雅性內融敏識先覺八字。殆後世公議非褒詔也。周必大益公題跋。

仰惟藝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洽於民心。開寶二年四月詔。扇暍泣辜。前王能事。恤刑緩獄。有國通規。今朱夏既臨。溽暑方甚。睠茲縲繫。深用哀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枷械。囹圄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蕩洗。務在清潔。貧無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卽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當鑠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文。雍熙三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念其縲紲之人。宜伸欽恤之文。庶協長贏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禁繫之所。並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械繫之具。皆令潔淨。疾病者爲致醫療。供送飲食。晝時傳送。無令遨難。減尅無家屬者。官給口糧。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小罪逐旋決遣。大罪窮究其情。無致淹延。以稱朕意。蓋又加詳矣。

樓鑰攻媿集。

王德用樞密使制曰。內樞之地。上範於斗宮。前箸之籌。參寄於人傑。以經常武之事。是號本兵之司。圖冠

厥名。疇總予務。乃眷元侯之長。早崇右府之聯。爰擇剛辰。復還舊物。具官某、志懷果烈。風槩沉雄。通於奇正之謀。居然間傑之氣。春秋說禮。韞義府以惟深。甲令書忠。載世家而有舊。比膺推轂。薦歷干城。先十乘以臨戎。長萬夫而觀政。德刑具舉。威惠參施。能名播於遠方。沉機隱於敵國。咨卿俊望。擢典繁機。翼濟事功。迪宣忠力。孚乃誠而匪懈。研諸慮以惟微。旋均基宥之勞。亟樹蕃宣之治。蹈險夷而一致。服忠孝而兩全。簡在朕心。洽於朝論。是用升鳳池之寵秩。聯虎節之榮章。倚殿輔邦。用陪京邑。屬右樞之闕職。咨羣岳以擇材。僉曰汝賢。宜弼予治。蓋天下二老。出以居方伯之尊。寰內諸侯。入則處公卿之任。抑惟曩制。舉是隆名。用起壯猷。使纂舊服。仍峻雲臺之號。兼增井牧之封。式厚耆英。有加名數。於戲。樞密發令。制戎事以惟艱。樽俎折衝。經人謀而匪易。往謀乃位。益思其忠。宰輔編年錄。

歐陽文忠銳意言事。大忤權貴。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運。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故事無內侍同行之理。臣實恥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妹。一作虔州壻龜正之女。非歐生也。幼孤。育於家。嫁姪晟。晟自虔州司戶罷。以僕陳諫同行。而張與諫通事發。鞫於開封巡院。張懼罪。且圖自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判官孫揆止劾張與諫通事。不復支蔓。宰相聞之怒。再命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用張前後語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監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脩。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世大懼。竟不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

資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即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貢詞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己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室而納之羣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既不明。辨無取驗。以其久參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余寬恩。思釋前咎。安世責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爲朋比。願弭事端。濫落偏說。陰合傅會。知朕愼重獄事。不聞有司而妄徇私情。替名胥役。一作私密省事潛名胥役。跡其阿比之意。尙與朋黨之風。云云。其後王荊公爲蘇安世墓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前。昭明主之於後。使安世不能有所變改迎合也。王銍默記。

歐陽修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年未及即告老。天下高之。時楊繪言。今舊臣告歸。或屏於外者。悉未老。范鎭年六十三。呂誨年五十八。歐陽修年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修喜薦士。一時名卿賢士出修門下者甚衆。而薦常秩與連庶尤力。秩晚仕於朝。君子非之。修自以爲失庶終不出。修自以爲得也。由是益辭宣徽之命。語頗侵安石。其略曰。大抵時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安石見之。滋不悅。奏從其請。遂有知蔡州之命。司馬光嘗以修表中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二語手書之。知其意有在矣。李丙丁未錄。

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爲昭文館大學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海傾心一作聞

風。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敏瞻。因爲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纔燒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鄧溫伯行制。其末曰。上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咸遂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內阜安於兆民。外鎭撫於四裔。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王銍四六話。

鄧左轄溫伯三入翰林。前後幾二十年。高文大册。每號稱職。其立哲宗爲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系四海之望。末云。離明震長。綿帝祚於億年。解吉渙亨。灑天人於萬宇。天下誦之。四六話。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王應麟困學紀聞。

熙寧間。鄧潤甫一作孫洙。作邢妃麻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荊公退居金陵屢用之。四六談麈

呂寶臣爲樞密使。神宗欲用晦叔爲中丞。不以爲嫌。乃召蘇子容就曾魯公第草制。中云。惟是一門公卿。三朝侍從。久欲登於近用。尙有避於當途。況朕方以至公待人。不疑羣下。豈以弟兄之任事而廢朝廷之擢才。矧在仁祖之時。已革親嫌之制。臺端之拜。無以易卿。著上意也。晦叔既辭上命。中使押赴臺禮上。公弼亦辭位。不從。石林燕語。

朱文公曰范淳夫作冀王制云周尊公旦地居四輔之先漢重王蒼位列三公之上及我仁祖加禮荊王顧惟冲人敢後叔父自然平正典重彼工於四六者却不能及王應麟辭學指南

王岐公答韓魏公詔豈朕鬱於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答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自全引退之節蓋倣其意困學紀聞

王珪行郝質殿巖制云曾無夜鑿之譁自得剛牙之重周禮地官凡軍旅夜鼓鼜千歷切注云戒守鼓也周密浩然齋雅談

王荊公草制極醜詆范蜀公公笑誦其辭曰材無任職之能某披襟當之內有謀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程正敏刻溪新語

熙寧中彗星見是歲交趾李乾德叛邕州二廣爲之騷動朝廷遣郭逵趙卨討之荊公作相草出師勅榜有云惟天助順已兆布新之祥爲彗星見而出師也行年河洛記王世充假隋恭帝禪位策文云海飛羣水天出長星除舊之徵克著布新之祥允集荊公用舊意爲新語也四六話

國朝舊制父子兄弟及親近之在兩府者與侍從執政之官必相迴避熙寧初呂公弼爲樞密其弟公著除御史中丞制曰久欲登於近用尚有避於當塗公弼聞之義不能安遂乞罷樞府久之以觀文殿學士知幷州東軒筆錄

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閤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於麻詞中道殺

勿令更辭也。略云。列第環宮。彌登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四六話。

前輩公主制云。瓊華在著。已戒齊風之驕。粉水疏園。莫如徐國之樂。妍公類要亦用粉田事。蓋亦脂澤湯沐之意也。若駙馬則以何妍事稱粉郎粉侯。文及甫稱韓忠彥爲粉昆。以其爲嘉彥之兄。又指王師約之父克臣爲粉爹。益可怪。浩然齋雅談。

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爲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爲開。讒波稽天。孰斧斨之敢闕。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金石而爲開。下句讒波稽天。則於斧斨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元厚之取古今傳記佳話作四六。雖金石而爲自開。西京雜記載揚雄金語也。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功耳。四六話。

元豐末。章子厚爲門下侍郎。以本官知汝州。時錢穆父爲中書舍人。行告詞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間。穆父在翰苑。詔書中有不容羣枉。覩欲動搖。以指子厚。尤以切齒。紹聖初。子厚入相。例遭斥逐。王明清揮麈餘話。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乃餽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王楙野客叢書。

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日會張、秦、晁、陳、李六君子於私第。忽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就牘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顧羣公曰。能代下一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後

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所舍羣公大以聳服揮麈餘話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於社稷予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晁迥晁氏客話

元祐間獲鬼章作告永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東坡以微文謗訕天乎寧有是哉許顗彥周詩話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眞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直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孫宗鑑東皐雜錄

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經語惡其近賦也然意有適會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强用之耳子瞻作呂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葉夢得避暑錄話

呂丞相大防微仲拜相以觀文出知潁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後與政歷九年之間有國以來首相踵三人之久蓋自國初至元祐爲首相者居位多止七八年耳獨醒雜志

元祐六年立皇后孟氏而梁況之爲翰林學士其制略曰太母以萬世爲心命虔宗事之重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之尊謂王道之大所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緩末云垂光紫庭襲譽彤管一時諸公皆歎其不可及前後立后制靡能過焉四六話

元祐垂簾呂司空晦叔當國元日欲率羣臣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行慶會稱賀之禮宣仁謙避不從止令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內東門拜表而已蘇子容當制作手詔云顧惟菲涼豈敢比隆於先后其在典法亦當幾合於前規石林燕語

先公在元祐與蘇轍尤不相好公知廬州轍門人吳儔爲州學教授公延鄉人方素於學舍講三經義轍爲內應公坐降知壽州後在廣守與東坡邂逅各出詩文相示既得罪范致虛行責詞云詔交軾轍密與唱和媚附安李陰求進遷或以轍事語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枯却屬對范學於先公或疑其背師蓋國事也范操行非希旨下石者朱彧萍洲可談

天聖末詔卽河南永安縣瞢王山建宮以奉太祖、太宗、眞宗、神宗御容欲其近陵寢也宮成賜名會聖改瞢王山爲鳳臺山蘇子瞻山陵曲赦云啟鳳臺之仙宇粲龜洛之仁祠鳳臺以山名也石林燕語

外祖曾空青知信州曰曾辨宣仁聖烈誣謗首尾甚詳言先臣極論哲宗洞照謬妄雖追貶王珪力不能回而於珪責詞猶用先臣之言內四句云昭考與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間隙哲宗再三稱善王明清揮麈三錄

紹聖初陸農師曾子開俱以曾預修神宗實錄被謫中書舍人林希子中草詞云謂爾同爲謗訕則于今具稿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以爲得實能改齋漫錄

紹聖初黜逐元祐之臣時舍人林公希作勅云人材淆混莫難於品流黨與縱橫無分於勝負章申公惇

視之不悅。復齋漫錄。

林文節作敢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龐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誥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耶。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誥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所卓卓。蘇見之曰。林大亦能文章耶。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願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慙。野客叢書。

錢遹德循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夜其子死。德循即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而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德循遂除中丞。誥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德循轉工部尚書。失言路。其僚頗攻擊。竟論匿哀之事。德循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褻瀆軒墀。德循投閑久之。領宮祠而終。萍洲可談。

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兩觀搴翔於霄漢。闕庭神麗。十扉闔闢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晚下句不來。四六談麈。

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于八索。乾元用九。增寶算于萬年。八索用九。可謂切事。徽廟以銀椀盛蘇合香賜之。楓窗

政和辛卯始以制命題制誥詔書依例宰執進呈周益公所謂試言雖附於春官擬制實關於簽覽凡命宰相三公三少節度使則用制麻樞密使亦如之后妃東宮親王公主辭學指南不以命題

隆祐復位制蔡元長草其詞云雖元符建號已位於中宮而永泰上賓無嫌於並后陳了翁作蔡彈文云北門翰長乃手草廢詔之人復后麻詞又躬寫慈闈之旨以謂訓出東朝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于泰陵則陛下今日安敢輕改四六談麈

童貫簽書樞密院事制曰安彊者道德之威莫重本兵之寄經綸者文武之用式隆馭遠之圖乃眷勳臣久宣廟略發正機樞之任仍蕃命數之加肆緝朝紳亶孚詔綍具官某端莊而肅毅敦裕而剛明氣鍾海嶽之英材擅邦家之傑精神享上備忠孝於一身敏識造微洞豪釐於千里匪由師錫夙簡朕知方恢疆土以昭先人之功首崇詩禮而謀中軍之帥有截其所誕開河隴之區弗迓克奔坐襲氐羌之域殊俗聞風而面內強鄰慕義而納交比參穆於台躔兼奮庸於箾幄增峻撫邊之舊載踰殄寇之行矯矯虎臣悉遵號令嘽嘽王旅惟所馳騁摧堅城于障塞之衝俘醜類于軒墀之下實庸實墾外安六路之虞足食足兵內復兩河之利屬攸司之軍務嘉底績以疏恩更大鎮之節旄極三公之位敍進專密席併衍眞祖予無作好之私時乃懋功之勸於戲申伯言邁既四國之于蕃吉甫來歸宜萬邦之爲憲其益資于協濟庶克迪於不平諒肩乃心奚俟多訓宰輔編年錄

童貫以左瑞幸大觀間緣開邊功建武康節鉞公言弗與而莫敢攖也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石林葉少蘊在北門微聞當遂爲使相懼當視草不能自免出語沮之蔡元長頗媿於衆論丁酉鎖院乃自檢校司空奉寧節度進司徒易鎮鎮洮而已少蘊黽勉奉詔制出告廷鄭華原素不樂少蘊摘語貫曰葉內翰欺公至此乎言以寓微風貫問其故華原曰首詞有云眷言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曰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兩府故事爲宣威麻詞乃爾是以黃門冀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能德因敵以威懷於以立萬民之極賞賚功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尚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賚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足直醲賞也貫初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頓面徑揖起歸質諸館賓俾字字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於祐陵納告榻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龍學出少蘊汝州繼又落職領洞霄祠少蘊時得君甚中以陰事始克去之華原意以軋異己不知適以張閹宦之威也少蘊自志其事西河程史

童貫蔡攸將交割燕山有曰朝廷因委之選命諸州守臣王黼自以爲功多改易縣名以張得意乃遷蔡攸少師守燕山制有之曰王師順天地之動無戰而有征幽都望雲霓之蘇克奔而弗迓降書踵至捷奏日聞鼓貔貅百萬之威勢如破竹收山河九郡之險易若振枯悉來塗炭之場咸襲衣冠之盛氣振雁門之北令行沙漠之陬建社稷不朽之圖快祖宗未宣之憤實資妙策迄建殊庸攸深不欲在外且力辭上

令薦自代者。乃舉王安中。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

王安中尤善四六。致位政府。別無他長。除知燕山府制有曰。高文大册。實居後學之宗。又曰。推翰墨潤色之工。爲劇繁允濟之任。幼老春秋。

余深拜太宰制曰。太微者天子之庭。上相冠東藩之位。北斗者人君之象。輔星近開陽之光。仰觀乾緯之明。俯眷經邦之重。敍登元宰。亮翼衆功。誕揚綸綍之言。字告紳紱之聽。具官某。端方而肅括。敦裕而清通。學足以探天人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會。古訓是式。卓然經世之姿。直道而行。凜若立朝之氣。偏儀三省。殆閱十年。頃進秉於國均。實參熙於帝載。惟動不應機。志御事厥辈有恭。辨察羣材。極明王立政之助。調娛庶務。協太平守成之規。期年于茲。萬方俾乂。上之則陰陽寒暑得其序。下之則紀綱法度適乎中。德音不瑕。已驗周公之美。衮職有闕。孰先山甫之圖。是用簡於嚴瞻。授以魁柄。兼峻東臺之秩。仍陪多戶之封。受任既隆。仰成彌重。於戲。予欲遠追二帝三王之治。爾盍自擬百揆四嶽之賢。置相之良。載籍可數。若漢以蕭曹爲冠。丙魏乃相繼有聲。如唐之房杜居前。姚宋亦竝稱於後。顧曾何比予於是。矧時則勿有間之。勉恢大猷。追紹隆古。宰輔編年錄。

余相罷節鉞。換觀文。吏房請詞。程伯起舍人當制。問于先公。先公云。念雖經武之雄。終匪隆儒之體。吳丞相元中。宣和間。當外制。作河北曲赦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教訓之德。又作种師道制云。系出終南處士之後。世有山西良將之規。王飛子飛早以文受知於豫章。宣和當外制。其謝表

云。洶鯨波之再涉。偶遂生還。悅芸省之暫游。旋從外補。王嘗隨奉使高麗作書狀官也。四六談麈。

宣和末。罪已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字文叔通詞也。四六談麈。

張閣行蔡京責官詞曰。政事所寄。尤嚴誤國之誅。人臣之姦。莫重欺君之罪。我有常憲。揚於大庭。太師致仕上柱國楚國公食邑一萬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四百戶蔡京。頃以時才。久膺柄任。兩冠台衡之峻。三登公袞之崇。庶圖爾庸。以弼予治。而總秉衆務。出入八年。事寖紊於後來。謀悉違於初議。擅作威福。妄興事功。輕爵祿以市私恩。濫錫予以蠹邦用。借助姻戚。密布要途。援引凶邪。合成死黨。以致假利民以決興化之水。托祝聖而飾臨平之山。豈曰懷忠。待將邀福。慶有告陳之迹。每連狂悖之嫌。雖僅上於印章。猶久留於里第。假蹇弗避。傲睨罔悛。致帝意之未孚。垂星文而申譴。言章繼上。公議匪容。顧欲用恩。難以屈法。其褫師臣之秩。俾參宮保之官。姑慰羣情。尚爲寬典。於戲。上天垂象。明罰所以弭災。人道惡盈。省躬所以引咎。往欽善貸。無重後愆。可特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楚國公勳封食邑實封如故。在外任便居住。仍放謝辭。朱勝非秀水閒居錄。

宣和內禪。王循德爲承旨。當草赦。事出倉卒。云紹二百年之祚運。奠三萬里之幅員。施及眇躬。嗣膺神器。承念纘承之重。懼極淵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及內禪皇太子詔到。天下方曉然。四六談麈。

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蔡太師謫散官制。大爲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耕一作芟。鋤略盡。其語出於張文潛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

變壞無餘也陸游老學庵筆記。

靖康內降王氏封國夫人。淵聖中批可入朕之乳母四字。先公奏云。當於腦詞下稱皇帝乳母某氏。而草云。蚤參慈保之嚴。謹於燥濕之視。四六談麈。

譚彥成追贈陳瑩中云。汲黯何爲。坐息淮南之變。鄭公若在。必輟遼東之行。葛魯卿云。夷考平日。素絲之節無聞。坐廢累年。白首之言猶在。能改齋漫錄。

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亹亹萬幾。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僕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羅大經鶴林玉露。

# 宋四六話卷二

制詔

高宗卽位於南京。肆赦文有兩本。首尾皆同。如道君發德音而罪己。退辭履位之尊。乾龍以震長而繼天。首正誤國之罪。悉捐金幣。分割膏腴。思愛惜於兩朝。忍輕加於一矢。生靈受賜。遐邇聞風。要質賢王。旣驅車而北渡。連結異域。復擁衆以南侵。慨谿壑之無厭。昧蜂蠆之有毒。廷臣乏策。鄰使詭和。款貔虎以退師。致金湯之失險。等語。與今所傳本異。周煇清波雜志。

磁州有崔府君廟。邦人嚴奉。又京師北郊亦建廟。中興駐蹕臨安。加封眞君。築祠西湖上。像設尤嚴。或以其神爲崔子玉非也。神乃唐貞觀中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史。有惠愛於滏陽。後爲磁州。民爲立祠。歿因葬其地。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詔曰。眷是靈祠。本於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歿司幽府。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福。崔府君宜特封護國顯應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費袞梁溪漫志。

宗澤奏請鑾輿復還京師。前後數十章。嘗褒諭曰。舜巡四岳。有歸格藝祖之文。周撫萬邦。存王歸在豐之訓。庸知帝王之軌範。咸以都邑爲本根。朕遭時多艱。思世大治。永懷撥亂之策。不懼省方之勞。俟敉寧之有期。卽旋復以何晚。夙宵軫慮。寢食不忘。雖王者以天下爲家。曾靡常於臨幸。而臣子視人君猶父。得無

鬱於瞻思。卿等留居千里之畿。拱扈九重之闕。合數十百函之奏。傾億千萬乘之心。渴聞鳴蹕之音。庶舉回鑾之請。備觀忠款。深可歎嘉。趙姓之中興遺史。

康平仲執權在揚州。嘗當宗開封制。以舉似伋云。想望夷門。未泯葱葱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四六談麈。

信王遣馬擴赴行在乞兵。制除信王河外兵馬副元帥。制曰。頃敵國之內侵。屬都城之失守。逼宮闈而遠適。歷險阻以備嘗。肆眇躬之纘承。濟多難而恢復。追襲之兵繼遣。勤請之使屢馳。撫時序以既周。悵初心之未遂。忽覽章疏之近奏。始聞行役之獨留。盡既言歸。竚寬退念。乃陳手足之助。願效忠孝之誠。慨然壯圖。副朕本旨。宜就顓於臨制。庶盡總於營屯。以迎二聖六宮之還。以慰兩河諸鎮之望。馬擴茆齋續自敘。」建炎初。乩昌奉使未還。加官制云。風寒易水。嗟衆往以誰還。日遠長安。望人來而不見。中書舍人孫覿詞也。能改齋漫錄。

孫仲益直院草黃懋和罷相制云。移股肱者。固非朕志。作耳目者。言皆汝尤。又謝吏部侍郎表云。名節壞于謗讒。孰聽鼠牙之訟。精神消於憂患。屢驚馬尾之書。四六話。

劉廷開封人。思陵中興。更名誨。上書自奮。應募願使北庭。召對稱旨。自韋布授京秩。供侍從以行。復命有旨。擢直顯謨閣。守楚州。制詞云。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途之險阻。命分憂於凋郡。併進直於清班。揮麈三錄。

朱勝非右僕射制曰朕戒懼多虞疇咨良輔維持左右繄吾二相之協心推挽後先豈予一人之獨濟雖得賢者國之福然知人者帝所難懲亟易之徒煩蓋嘗輕用於新進懷老成之往效曷若登用於舊勞爰卽治朝誕揚明命具官某閎深而端亮敦大而疏通陳平之智有餘如晦之才能斷從予初載蚤宣力於要津嘉乃一心遂奮庸於揆路駭巨姦之竊發睨神器而敢搖獨倚精忠陰摧元惡馴豺狼之暴而事無遺策卒銷沮於兇謀翊簾帷之政而人莫間言旋復還於明辟成功不處巧語俄興嗟去位之累年殆謗書之盈篋朕追原曩昔采想話言惟當軸者三旬豈遠猷之能究爰賜環而屢命趣舊德以來歸再覩儀刑益新啟沃從容經幄期入奉於燕閒密勿嚴廊蓋同寅於康濟乃還升於右揆仍兼秉於中樞增衍封租併隆寵渥以慰具瞻之素以章注意之誠於戲謝安未起而心已繫於蒼生蓋大臣之重輕在望裴度既還而威復行於河朔則朝廷之得失以人顧予共政之賢時乃同功之舊庶幾茲舉無媿前聞共戮力於我家俾有辭於永世宰輔編年錄

朱勝非丁母憂執喪居廬上遣使奪哀强起之三辭不獲王人踵至賜詔有曰念同心相與而共吾事惟二三臣闕一不可卿遠朕躬如失左右手又曰朕方與復是圖蓋一切當用權以有濟卿既安危所繫何三年不從政之可言勝非辭愈切及敍本朝典故屬同列開陳上曰匪卿疇克任者虛府以待又賜親筆詔曰卿罹私艱已踰卒哭之制且朕待卿爲政奚翅三秋耶蓋恩由義斷情以禮奪古所然也況成命已敁人情皆悅卿無濡滯以拂朕心勝非得詔皇恐不敢辭上命督促甚至不得已而造朝面陳皆不許卽

乞歸第。見賓客衣黎黑紫袍皁鞓帶從之。雖居外治事。而還家哀毀。盡執喪之禮。中興遺史。

朱勝非復拜宰相。制詞有曰。懲亟易之徒煩。蓋嘗輕用於新進。懷老成之往効。曷若登庸於舊勞。又曰。馴豺狼之暴而事無遺策。卒銷沮於兇謀。翊簾幃之政而人靡間言。旋復還於明辟。復比之謝安心繫於蒼生。裴度威行於河朔。皆上授旨也。三朝北盟會編。

呂頤浩左僕射制曰。朕中天而與聖緒。兼創業守文之所難。論相以恢遠圖。攬善謀能斷而並用。載念舊人之共政。無踰著節之老臣。揚於王庭。授以魁柄。具官某。挺剛明之度。函英果之姿。識每豫於造微。才自優於任重。申伯作翰。實維崧嶽之神。太公秉旄。遂應渭濱之兆。向輯勤王之略。最先撫難之勳。妖氛盡掃於紫微。義馭復行於黃道。神器既正。大猷乃經。獨秉國鈞。安危並深於注意。外綏戎律。文武兼備於憲邦。比勤宣室之思。遄趣介圭之覲。論帝王之秘策。既深契於朕心。章祖宗之極功。當聿求於元宰。竊冀宮方之久。未知定鼎之期。任棟愈艱。辭帷加謹。惟幾深以成務。何用不臧。惟審固以定謀。乃終有慶。勞茲壽俊。實易多盤。還正位於東臺。仍晉官於亞保。理陰陽而遂萬物。舊釐冢宰之成。亮天地以弼一人。肇拜二公之典。併敦井賦。用峻嚴瞻於戲。陳平智有餘。而安劉。寄於周勃。宋璟善持正。而應變專於姚崇。是皆同心而濟謀。無嫌比德。以贊事。益成大烈。罔愧前猷。宰輔編年錄。

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

其詐。卽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旣興。益壽宜充於禁臠。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鶴林玉露

建炎旌褒死事之臣。贈李邈節度使。制曰。朕思復艱難之業。永懷將帥之臣。禁暴安民。雖未成衞社稷之效。忘軀狥國。庶幾得死封疆之臣。又曰。方敵師之入寨。當孔道之雄藩。藐無唇齒之依。坐失金湯之固。拘原方力屈。裹莫還。不貽隴右之羞。迄並睢陽之操。中興遺史。

楊邦乂忠襄公吉水人。建炎三年除建康倅。建康陷。不降遇害。贈直祕閣。立廟建康。誥詞略曰。懦夫偸生。名不稱於沒世。烈士砥節。死有重於泰山。以爾稟質剛方。値時艱厄。介胄之士。望風而速奔。城郭之臣。蒙恥以求活。爾能明事君之義。抗死職之忠。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云云。紹興七年。加褒贈徽制。告詞略曰。故忠襄公云云。方戎馬之絕江。以貳車而捍敵。守旣屈膝。脅衆士以偕降。爾獨挺身。嬰孤城而益厲。抗彼虎狼之衆。奮乎鋒鏑之間。罵不絕音。死而後已。朕方規復土宇。進幸江濱。覽萬里之山川。考累朝之人物。捨生取義。如汝幾人。故老興悲。有歎息而談者。英風激懦。思奮迅以從之。顧廟貌之具存。凜精爽之如在。雖已加於贈卹。念未究於哀榮。爰陞次對之聯。用彰仁者之勇。九原可作。其隨會之與歸。千載猶生。歎相如之不泯。朱子宋名臣言行錄。

再贈太保。告詞略曰。昔在燕山之役。每忤權臣。至於靖康之初。首陳善計。謀旣沮於和議。功莫遂於戰成。

飲恨而終。昌言猶在。太常謚議忠憲。以心篤國家之念。材兼文武之資也。折彥質撰种師道行狀。

紹興元年有旨。宇文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令福州賜錢千緡。且令守臣存恤家屬。常因遣使以金帛團茶賜。制曰。男子有四方之志。夙厲於遠圖。行人道二國之言。久勤於將命。肆頒渥澤。用侈光華。卿頃以才猷。常登樞近。抗使旌於萬里。不憚勤勞。留異域者十年。益昭忠信。念其良勤。宜有褒嘉。錫以兼金。賁之束帛。加織文之纖綵。分異殊之甘芳。特示殊私。式將厚意。每懷靡及。方賴于咨謀。有功見知。尚期於來諗。三朝北盟會編。

秦檜右僕射制曰。君臣相須。成體。股肱良而元首乃尊。政事要在得人。紀綱張而衆條乃舉。朕遴選賢佐。協圖治功。孰膺名世之期。我得爽邦之俊。肆敘大號。用詔羣工。具官某。才博而周。氣剛以大。出處行藏。皆合乎道。死生禍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嘗若蓍龜之先見。捐身挺節。獨如松柏之後凋。堂堂眞社稷之臣。奕奕蓋廟堂之器。昨疇人望。參知政機。惟獻替之日陳。殆弼諧之天授。定策而安劉氏。素聞周勃之賢。矢謨而翊舜朝。終賴咎繇之德。是用擢登公輔。實首中台。廣井邑之提封。增賦租之奠食。肇開侯社。併峻文階。以明論相之公。以輔用賢之慶。於戲。君不借才於異代。所資當世之豪英。天將降任於是人。必付終身之勳業。朕固兼收於羣策。汝其勿棄於分陰。往恢厥圖。卒相予治。宰輔編年錄。

紹興二年。秦檜之罷右僕射制略云。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又云。予奪在我。豈云去朋黨之難。終始待卿。斯無負君臣之義。此綦叔厚之文。褫職

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任伯之文也。蓁、謝姻家也。秦大慽之。王明清揮麈後錄。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以功進檢校少師兩鎭節度使。公當制。有曰。陸海神皐。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言者謂秦雖淪陷。而川未嘗失也。指以爲病。上知其非。公猶援唐故事。自謂失職。力引疾求去。遂除知紹興。金坡遺事。

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死。知朽骨之尙寒。同列推重。宋史蔡崇禮本傳。

曲端死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恨。有叛去者。尋詔復端宣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譴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又詔諡端壯愍。制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與言及此。流涕何追。周密齊東野語。

裴公明堂爲禮儀使。前導趨拜。如少壯然。賜生餼。詔曰。九秋風露之清。裒時英氣。三吳山水之秀。生我耆儒。四上告老之章。詔曰。太公既老。猶起海濱。留侯雖病。强輔太子。公弗敢復言。孟冬分詣原廟。疾又大作。求歸尤切。上猶未許。方形詔旨云。年雖耄矣。初未聞知慮之昏。志方浩然。亦未見精神之憊。公復敍四說以進。懇請不已。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攻媿集。

紹興五年太常寺申檢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指揮照得故知鄧州權京西安撫使贈大中大夫劉汲係守臣戰沒應得上項指揮正月三十日奉聖旨特與賜謚施行本寺今欲擬謚二月二十九日奉勅以孤壘抗方張之氣義弗圖存示本朝有仗節之臣死爲不朽敬徇易名之請因宏厲俗之規具官劉汲奧學決科誠心事上值奸回之惡直遭排擯而自如賜環於靖康更化之初分閫於建炎再造之日屬茲穰守正扼敵衝衆避難以苟全獨舍生而徇義髮歸若動尚想常山之威皆裂大呼不愧睢陽之戰哀百身而奚贖節壹惠以表尊慮國爲忠捐軀曰介冀英魂之如在歆鄗寵之不忘可特賜謚忠介中興遺史

陳東歐陽澈既贈官汪伯彥遂落職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官俯仰八年寤寐永歎比下責躬之詔敢爲歸咎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宥密之司實任仰成之寄汝言汝聽汝弼汝從宜思廣朕之聰何邮庶人之議使人主蒙拒諫之謗而朝廷汚殺士之名仰覩君親何施面目朕覽人言而惕若撫往事以何追罪固在於朕躬誼難寬於爾責蓋東澈書顓攻黃汪爲黃汪者正當上震怒未解宜叩頭請免二子上尙不從以去爲期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有不容不與汪黃分其責者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少保左僕射秦檜加太師制曰三公論道莫隆帝者之師一德格天乃大賢人之業晞時眞宰爲世宗臣事有至難收成功於指顧人無遠慮獨克定於規模力輔眇躬通誠大國荷上天之從欲成愛孝以事親悉出贊襄宜崇褒陟爰正久虛之位用告大昕之朝具官某碩大而光明忠肅而恭懿心潛於聖有孟軻

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早中異科之目。旋躋要路之津。節義著於艱難。正程嬰存趙孤之比。平生仗於忠信。見子卿持漢節而還。亟登次輔之聯。再執元台之柄。險夷一致。首尾七年。謀皆同子。國無異政。歸兵權而營屯自肅。定浮議而反側以安。廟算無遺。固衆人之所不識。征車遠狩。惟君子以爲必歸。蓋信既結而情通。則恩必賜而欲得。龍輴來返。視西洛以寓永固之靈。騶慤惟迎。肅東朝以極慈寧之養。庶事備矣。厥功茂焉。宜進大名之封。寵拜維垣之貴。併加圭食。增重鈞衡。彌聳具瞻。式昭深眷。於戲。呂望尚父。西伯之業所以成。周公爲師。成王之勳所以集。永惟耆德。毋愧前人。其祗邦休。以副朕命。幸輔編年錄。

紹興復疆。除兩京留守。孟庾、西京。路允迪、南京。旋坐失守。皆貶責。後追復官職。適當草制。孟曰。屬關中之事。初有望於蕭公。棄河上之師。尚何尤於高克。路曰。惟睢水之遺忠。始焉有愧。比李陵之失節。終則爲多。周煇清波別志。

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內降詔曰。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縱之睿資。輔以日就之聖學。因而制治。修禮樂。恢學校。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畫。發爲號令。著在簡編者。煥乎若三辰之文。麗天垂光。貢飾羣物。何以詒謨立教。作則萬世。殆於詩書相表裏。將建層閣。以嚴寶藏。用傳示於永久。其閣、恭以敷文爲名。祇邇舊章。宜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爲儒學之華寵。其著於令。珂謹案典故。凡建閣降詔。必著閣之所以名。龍圖、天章、寶文、乃太宗眞宗仁宗在御時所建。固無詔書可考。而天聖八年十月。

天章置待制之詔有曰。眞宗皇帝煇赤景炎。不隆寶構。凡資禮樂之用。積成辰象之文。俯近禁楹。創崇層閣。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寶文建官之詔亦曰。仁祖升遐。先皇纂御。首命近列。論次遺文。鈿軸寶函。未終繙錄。白雲紫氣。遽遂上賓。今告畢又甫將安奉。則天章寶文四字。具見於詔文矣。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九日改顯謨爲熙明閣。詔曰。神宗皇帝神心經緯。聖學緝熙。百度維新。備矣有周之烝事。四方其訓。巍乎堯帝之成功。言則爲文。昭如雲漢。寶之垂世。炳若丹青。則熙明之意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建徽猷閣。詔曰。哲宗皇帝英文睿武。沈潛無方。事天治人。彰善癉惡。訓迪在位。綏靖四方。號令指揮。若揭日月。蓋自親覽烝政。一話一言。罔不儀式刑神考之典。故緝熙紹復。著在簡編。與熙寧元豐之所行。相爲終始。在詩有之。君子有徽猷。其哲宗閣以徽猷爲名。則徽猷之義。尤著自是而下。如煥章建閣。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九日之詔有曰。載稽帝世之隆。無越堯章之煥。華文建閣。慶元二年五月十五日之詔有曰。華協堯章之煥。文光舜哲之明。寶謨建閣。嘉泰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之詔有曰。寶列羲圖之祕。謨新禹蹟之承。蔽之一言。皆可卽見。坦明之制。固應如此。還考敷文。則皆隱其義而無其辭。固已疑一時之詞臣。述作之未工。及考趙彥衞雲麓漫鈔曰。徽宗書閣曰敷文。取帝乃誕敷文德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以寓譏誚。其刻薄而不遜如此。是時秦檜當國。正與珂前所書五字定制者同。再三反覆互考。其無君之心。蓋尤不可不誅焉。愧郯錄。

哲宗實錄成。趙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

檜大怒。言於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劾罷之。王維儉宋史記呂本中傳。

秦檜當國。鄭驤之親屬爲檜客。驤以死節贈通議大夫。猶以爲未足。爲錄其不屈之節。加贈樞密直學士。制曰。往者人習治安。士喪廉恥。遭時分變。坐視傾危。蓋平日詭隨罔知尊主庇民之道。故臨事囏懼。宜無仗節死難之人。朕承多難。每爲永歎。倘聞義烈。豈無褒揚。具官鄭驤。稟性剛明。守身端靖。始將使指。旋剖郡符。迨强敵之橫侵。能嬰城而自固。旁無應援。迄以陷亡。蹈白刃之在前。叱羣兇之愈厲。雖加鈇鉞。未慰忠魂。載頒渙渥之恩。增貴宥密之職。靈兮英爽。歆此寵榮。後又請謚曰威愍。中興遺史。

紹興曲赦福建。本翟公巽爲承旨當制。翟入參綦叔厚直院當制。遂用其文。其曰朕臨朝不怡。視古太息者。是也。四六談麈。

王日嚴曬爲少蓬。權直禁林。草秦檜之加恩制。取熊叔雅啓一聯入詞中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翌日除禮部侍郎。按中興玉堂制草。此紹興二十年五月秦檜之提舉玉牒進高宗中興聖統加恩制也。時日嚴以右史直北扉。實當此制。二十一年四月。日嚴乃遷儀曹。貳卿仲言誤記。舊聞證誤。

韓世忠罷樞密使。制曰。進則顓密席之崇。允賴威名之重。退而處殊庭之秩。蓋從偃息之休。眷若勳賢。勞於事任。茲力祈於閒佚。其寵渙於恩褒。爰造治朝。誕敷明命。具官某。忠愷亢烈。風槩沈雄。偉然一世之英。

凜有萬夫之望。陳軍謨而訓旅。勇且知方。持師律以臨戎。多而益辦。自歷艱虞之險。備殫攻守之勤。勳在王家。爛若旂常之紀。威行邊圉。烈如雷電之馳。比繇外閫之嚴。入幹鴻樞之柄。予深注意。日觀前箸之籌。敵亦聳聞。固已側席而坐。何忽陳於惻愠。願即遂於燕申。謂收身於百戰之餘。難復糜以萬微之務。冀黃樞之得謝。追赤松而與遊。載嘉止足之風。固宜從欲。獨念倚毗之久。弗忍遐遺。是用升帝傅之峻班。還將壇之疊組。乃冠靈臺之號。併增井食之封。俾諧就第之榮。不廢造朝之禮。有蕃命數。式侈寵光。於戲。知臣下勤勞。朕尙迪覽洪之度。以功名終始。爾克遵明哲之規。雖出處之或殊。實安危之並倚。勿云失位。不我告猷。宰輔編年錄。

秦檜遺表略曰。伏念臣早緣末學。奮自諸生。當見危致命之秋。守策名委贄之分。晝疆之遺。元樞飛掩執之符。存趙之陳。具僚奉懲斷之指。倉皇去國。奔走從君。衣冠不變於平居。覲會自安於常度。雖歷九死其無悔。猶冀一言而可興。草徽廟之尺書。破僞齊之三策。身屈營窟。心在周行。泊浮海以言旋。舉同朝而趣異。下石而擠者紛至。奉身而退者累年。荷上聖之深知。排羣疑而復用。延登右揆。峻陟維垣。專秉任於鈞衡。奉疇咨於帷幄。入而告后。玉音嘗許其無心。出則稱君。輿論共推於得體。上遵成算。復建中興。云云。伏望皇帝陛下。惟新盛德。謹保清躬。萬壽無疆。長奉東朝之養。五兵不試。永居北極之尊。益堅鄰國之歡盟。深思宗社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覦。以治亂爲蓍龜。以賢才爲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從。緩刑乃得衆之方。訓本乃富民之術。凡此數端。悉留聖念。宰輔編年錄。

秦檜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辦。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戎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守約万俟元忠並拜左右揆。翰范者倉猝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鄭公之語。老學菴筆記。

王卿月為澹庵制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强趙。困學紀聞。

顯仁太后龍輴將渡會稽。上聖孝出於天性。預恐風濤為孽。遙於宮中默禱忠清廟。及鴛御既戒。浪平如度。上命詞臣行制詞以封之曰。追惟文母。將祔裕陵。閟殿告成。容車將發。奈以大江之阻。具形羣辟之憂。既竭予誠。亟孚神聽。某王一節甚偉。千古如存。帖然風濤。既賴幽冥之相。煥乎天寵。用昭崇極之恩。尚紼予四方之民。以綿爾百世之祀。可特封忠壯英烈威顯王。蓋於舊號四字上加忠壯二字。四朝聞見錄。

周望除簽書樞密。制詞曰。腹心留侯。高祖肇基於有漢。文武吉甫。宣王復振于宗周。夫非躬百世之全材。何以濟中興之遠業。賢者登用。國其庶幾。望何以當此。中興遺史。

王德以功遷與寧軍承宣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制有之曰。智勇自見。屢收不戰之功。果毅敢前。如踐無人之境。德甚慰悅。三朝北盟會編。

陳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為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為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惟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四六談麈。

汪彥章草赦書敍軍與征斂其詞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最爲精當人以比陸宣公與元赦書然議者謂自太祖至哲宗方七世若幷道君數之又不應曰祖宗彥章亦悔之信乎文之難也老學庵筆記

高宗敕常德府官吏軍民僧道耆老曰朕以爲國宗英相予郊祀克同寅而竣事爰易鎭以增奮惟常德之邦邇在重湖之北載更齋鉞已錫言綸凡爾軍民迨夫吏士聳聞成命諒溢驩心此則紹興三十六年高宗皇帝皇子普安郡王爲本軍節度使敕也四朝聞見錄

席參政大光作嗣安定制頌太祖曰爾惟元孫予曰伯父其謝潭帥表云暴揚之惡初過於共兜播告之詞忽聞於方召四六談麈

紹興辛巳金亮渝盟有上封者言吾方得歲詔以問太史考步如言陳文正康伯當國請以著之親征詔書故其詞有曰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勳鬬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蓋指此楫史

金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鶴林玉露

宰相朱倬視師回至平江洪遵景嚴爲守以求入爲禱及將內禪陳康伯奏書詔方冗翰林獨員洪遵在近欲召之倬惡非己出不可上卒召遵時競傳覃霑在學生員皆免解倬子端厚嘗肄業既蔭補矣頗欲並緣在學人例竄名其間張震真父廉得其事疏中言之遂罷相景嚴適當制有云爲君子邦家之基曾

未聞於成效有元良天下之本乃欲冀於疇庸齊東野語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釐於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脊慶帝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眚掩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尚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孰云充國之老皆可喜也鶴林玉露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困學紀聞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姚寬殘語

陳康伯罷相制曰輔相股肱於元首身久佩於安危帝王體貌於大臣誼必隆於進退眷我冢司之老懇辭魁柄之榮既莫遂於挽留宜有加於寵秩肆敷明命誕告治朝具官某學貫天人才周經緯中和自稟言有物而行有常度量難名澄不清而撓不濁爰登揆路五閱歲華當國家多事之時專廟廊萬微之寄雍容鎮俗談笑折衝道蕩蕩以遵王無有作惡心休休而樂善其如有容邦政弗愆物情交附惟予一人

纂承之慶。本太上皇付託之誠。能將順以輸忠。實贊襄之有助。心如金石。勳在旂常。朕方委任而責成。爾亦勤勞而匪懈。久煩機務。累抗封章。丁寧諭旨而莫回。傴僂陳詞而愈固。式揚典册。俾解鈞衡。亞保升華。煥袞衣於左棘。鴻儒列職。冠書殿於西清。進公社於新邦。分使符於故里。載疇井邑。併衍圭腴。於戲。功名克保於始終。古今所重。出處暫均於勞逸。中外何殊。其思注意之深。勿替告猷之舊。宰輔編年錄。

乾道丁亥十一月二日冬至郊祀。有風雪之變。宰相皆策免。洪邁當制。有曰。理陰陽而遂萬物。所曉論道之非。因災異而策三公。實負在天之愧。齊東野語。

史浩右僕射制曰。朕欽奉聖謨。惕臨初政。人主之職。論相。念圖任之惟艱。大臣以道事君。豈登庸之可後。眷予賢佐。久穆政塗。官陞次輔之聯。誕播明廷之號。具官某高明而端亮。寬裕而直方。學窮聖道之微。損益可知於百世。識周天下之務。文武爲憲於萬邦。蚤由籲俊之公。夙有濟時之望。資爾耆德。傅我潛藩。王求多聞舊服。盤庚之學。帝賚予弼。有若傅說之賢。茲嗣守於慶基。亟入參於機務。以心膂之臣而任之勿貳。竭股肱之力而知無不爲。一新萬化之原。寖格九功之敍。肆稽民譽。其遂相予。仍兼樞筦之司。大啓封侯之宇。崇階增峻。多戶申陪。惟眷倚之益隆。顧責成之彌重。於戲。予欲循堯道而致時雍之化。爾其迪百志之熙。予欲廣文聲而卒外禦之功。爾其贊五兵之運。同蕭何之心而安四海。守宋璟之文而佐中興。時乃之休。副朕所望。宰輔編年錄。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困學紀

文忠四六近世所未見如史相服閔加官制詞云素冠欒欒方畢三年之制赤舄几几爰新百揆之瞻又謂史相云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戒詞云天難諶斯當無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其共圖旣庶旣富之功撫諭江西寇曲赦詔其中一二聯云自有乾坤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可以全軀又曰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焚崑岡之玉亦豈予心又行永陽郡王制詞云若時懿屬可恨彝章其登公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賞蓋文忠旣入劄廟堂謂二恩恐不可得而兼故致微詞云四朝聞見錄

乾道六年初議於太上皇帝尊號中加憲天體道四字皇后加慈明二字必大草詔云太上皇帝與天同大體道之宗太上皇后如月之明以慈爲寶蓋取文義之順耳將宣布而議者謂天聖二年賜太宗女申國大長公主謚曰慈明當避於是改用明慈二字宰執云詔書先明而後慈蓋一作殆默定也周必大玉堂雜記

周益公擬加上尊號詔其頌太上皇帝云以德行仁本性誠之固有修文偃武合經緯之自然太上皇后云月齊日以得天而能久照坤順乾而配地是以廣生上再三稱奬謂數句用經語該括明備非卿不能爲眞大手筆也辭學指南

岳鵬舉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爲主人汎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於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曰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眞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爲追復制

詞有云事上以忠至不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蓋實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齊東野語

乾道九年六月七日宜當直學士草南郊御劄三更進草其間云地平天成振四方之綱紀星輝海潤兆百世之本支玉扈每奉於親闈瑞節歲交於鄰境上改作農扈屢豐戎軒載戢崇禮樂而四達嘉風俗而再淳玉扈每奉於親闈美化遂淳於海宇仍批云可改簽抹者五句意不近於郊祀其欲得體大率如此玉堂雜記

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賜安南國王朔日詔云茲履夏正載頒漢朔書夏正爲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見而摘其誤吏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容齋四筆

直學士院湯公思退以禮部侍郎知貢舉時百官多闕大抵一人兼數職凡進士出身皆入試闈獨留監察御史王公綸蓋備拆號也內制既闕官遂降旨暫權適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太上稱其有典誥體潤筆殆萬緡賜硯尤奇秦丞相不樂遭論列而去秦薨召還掌內外制知樞密院事垂相而病除大資政留守金陵卽其鄉也未第時兄弟就食府庠至是人以爲榮尋卒官予嘗草其致仕制云少則歌鹿鳴而薦於鄉老則釋麟符而居其里考昔人而或有在近世以幾希玉堂雜記

史浩右丞相制曰朕儀圖俊傑勳相邦家受命溥將協濟藝祖興王之業治民祗懼其恢光堯復古之勳念弄印者累年嘗命龜而載卜人惟求舊既朕志之素孚民具爾瞻亦物情之衆允渙以大號揚於外朝

具官某、道廣而智周、才宏而德備、經綸之蘊、蚤自許於功名、寬裕之懷、時莫窺其器量、東學翼天飛之運、中階符帝賚之祥、自弼亮於初元、卽宣昭於美業、敬王如孟子、非仁義不陳於前、告后若君陳、有謀猷乃順於外、方參和於鼎飪、旋力解於機衡、比趣召環、進陪經幄、姬公遄返、初無四國之言、裴度求歸、尙使兩河之畏、屬宵旰勵精之日、適辨章虛席之時、宜續前功、再膺大任、易零陵之舊壤、啟淇水之新封、增衍土田、併隆禮貌、惟任之不輕、則望之彌重、惟始之不易、則終之實難、予其仰成人且觀政於戲、兆姓輯於下、然後可以調陰陽、四維張於朝、然後可以正法度、堅忠實之志、則原本缺三字、不革、絕親黨之私、則除授罔不公、使奠枕如淳化端拱之間、而迓衡如至和皇祐之際、庶益光於舊學、斯無負於殊知、宰輔編年錄、史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親爲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宋史虞允文傳、張蘊古爲朝議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爲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敗而求和、是何舉措、於是下詔罪己、有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殽陵之師、敢廢穆公之誓、嘗膽而雪會稽之恥、當懷句踐之圖、齊東野語、

淳熙丙申八月乙未、都堂召議賜交趾詔書、予謂李天祥去冬已薨、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執政然之、先是、予以兵部職事上言、天祥贈典、按故事、其王初立、卽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上以天祥自紹興丁巳嗣位、今四十年、淳熙元年二月、又自南平王特封安南國王、故欲厚其禮、于請仍贈侍中、追封南越國王、詔可之、安南爲國、蓋曹丞相之失、聞奏章行移、舊止稱安南道、

加封之後。寖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丁酉三月二十四日。制授龍翰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實封壹千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予適當制。其云。卽樂國以肇封。既從世襲。極眞王而錫命。何待次升。蓋言不封郡王也。玉堂雜記。

淳熙己亥三月辛未上行明堂。前四日皆大雨。晝夜傾注。通衢殆如溪澗。有旨。來早不乘玉輅。止用逍遙車。徑入北門。趨文德殿致齋。朝服導駕官皆改常服。應儀仗排立人並放。趙相爲大禮使。密諭有司。未得放散。黃昏後。雨驟止。夜分內侍李思恭傳旨。御史臺閣門太常寺仍舊乘玉輅。府合行事件。卽速施行。庚午昧爽。駕來登輅。必大執綏。上喜曰。且得晴霽。辛未行禮。月色如晝。上拜起不倦。以迄於成。黎明登樓肆赦。簪花過德壽宮。人情熙然。赦書乃必大視草。其間云。惟周成宗祀洛中。陟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皆用親郊之禮。具殫尊祖之誠。於鑠本朝。若稽前代。俶經路寢。有皇祐之彝儀。徧秩羣神。有紹興之近制。不徇於素。可舉而行。蓋欲明著古禮。以示來世也。後數日。加恩羣臣。必大復草趙相制云。祼將太宮。霖潦驟霽。陟恪大寢。月華正中。又云。鎭定大事。如彥博之恢宏。貫通羣經。如宋庠之博洽。皆紀一時之事。且以仁宗初行明堂二公實爲相也。玉堂雜記。

洪适罷右僕射制曰。輔相任股肱之寄。身常係於重輕。帝王隆體貌之恩。義必全於終始。睠惟端揆。茲解繁機。爰敷制綍之嚴。用亶廷紳之衆。具官某。性資雋敏。心術通明。智略湊於前。綽有論思之美。辭章華國。形乎播告之修。自密簡於朕知。幾立登於要路。亟升樞筦。旋秉國成。方本朝循名責實之秋。蓋大臣同心輔

政之日。奮庸熙載。獨膺亮采之求。當軸處中。正倚調元之助。何未凝於懿績。遽有嘖於煩言。既簡劾之溷聞。亦叢封之屢貢。是用釋鈞衡之重任。仍休宥密之繁。通書殿之崇班。俾遂眞祠之佚。式遵彝矩。庸表殊私。於戲。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朕敢輕於注意。進人以禮。退人以禮。爾宜體於眷懷。思勉令猷。往祇明命。宰

輔編年錄。

公嘗制吳璘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隆祐親弟。又號勳舊。吳爲憲聖猶子。恐難用孟例。亦用劄中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亟以劄繳入。從之。祇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先以制示攻媿樓公。公稱善。但以筆易往字爲歸。盡字爲悛。文忠親出示予云。吳蓋致仕也。不應用往與盡字。前輩一字不苟如此。四朝聞見錄。

野處草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下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葉子昂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音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困學紀聞。

常子正同作先公再致政詞云。熟本朝之故事。迨聞正始之風。迎代邸而清宮。獨奉渭橋之謁。屬對似少偏。四六談麈。

虞允文罷左丞相制曰。保王躬而式百辟。爰推上宰之功。紹大業而綏四方。正賴元臣之助。眷言時傑。久秉國鈞。宣勞既積於我家。求去願還於相紱。宜加隆委。就錫優恩。誕告大廷。敷爲茂命。具官某。高風鎭物。

與學潛神。謀謨具合於蓍龜。誠信自期於金石。式疇瞻知。寢陟顯途。方爲言語之官。已涖師干之事。曩江干之開釁。窺重險以焉陵。煽祲象以滔天。締妖氛而貫日。彼兇匪茹。斷流正擬於投鞭。我道有光。制命殆同於折箠。坐失羣雄之匕箸。居成萬里之金湯。泰階于以告平。鼎鉉爲之增重。永言忠壯。厥有本原。遂持樞宥之權。卽奉岷梁之使。器與名竝。位由德躋。贊法座之懿綱。實相以濟。翊岩廊之景化。有功見知。方觀績用之優。乃上封章之力。重違其請。實難輟於弼諧。庸聽其歸。蓋雅資於綏撫。是用錫榮名於孤保。寵鉅鎭之節旄。以昭左棘之華。以大中軍之制。胙之成國。衍以爰田。爲六十州晏粲之基。啓八百國與隆之勢。於戲。陳平盡護漢家。倚以差强。李靖一行。唐室於焉大競。勉迪徽數。用恢遠圖。宰輔編年錄。

光宗內禪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宋史樓鑰傳。

倪正父草壽皇尊號制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于殳斨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虢叔閎夭。尙助迪威。正父答詔云。殳斨伯與。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虢叔閎夭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及。困學紀聞。

淳熙二年十一月。詔太上皇帝聖壽無疆。新歲七十。用十一月冬至加上尊號冊寶。十二月十七日立春行慶壽禮。是日早。文武百僚並簪花赴文德殿立班。聽宣慶壽赦文云。太極之功不宰。其可贊者兩儀之生。大明之照無疆。所能推者千載之至。欽惟聖父。誕保我家。二百餘載而中天。定神器於欹側。艱虞之始。三十六年而宅位。授朕師於康强。暇豫之時。上穹綿有永之年。下士洽無爲之化。與言非質。日侍慈顏。竭

幅員之富而未足伸至養之誠極尊美之稱而未足表難名之德茲載新於歲律庸展慶於耆齡前殿奉扈仝高皇而踵武大安進膳邁貞觀之彌文鏘金奏以充庭儼臣工而在列和氣遍周於宇宙盛容創見於古今仍內奉於母儀庸備殫於子道爲酒以介眉壽誕膺純嘏之常立春而下寬書更廣庶民之富可大赦天下於戲建無窮之基則享無窮之樂命方卜於萬年有非常之事則侈非常之休恩盡推於四海矧羣黎百姓夙依於覆育而耆老大夫咸自於甄陶今而仁壽之同躋必也安榮之共保諒爾有邦之衆知予錫類之心文獻通考

慈明楊太后養母張夫人善聲伎隨夫出蜀至儀眞長蘆寺前僦居主僧善相適出見之知其女當貴因招其父母飯語之故且勉之往行都當有所遇以無資告僧以二千楮假之遂如杭或導之入慈福宮爲樂部頭后方十歲以爲則劇孩兒憲聖尤愛之舉動無不當后意有嫉之者適太皇入浴儕輩俾服后衣冠爲戲因譖之后后笑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上在其後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內宴因以爲賜且曰看我面好好看他傅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實也齊東野語

寧皇立皇子洵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似道行制詞內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胄以觀天地之心眞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四朝聞見錄

八月二十八日綸時以西掖直學士院主上猶在北內忽聞宣押御筆留某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

康府趙某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擢貳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爲大。俾居宰路。控避冀回。殊咈眷懷。尤辜輿望。朕惟不膠者卓。惟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幾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君上一言。敢不具載。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不以屢書。幷草兩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經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逮予有與。厥功尤大。又云。亟頒詔綍。俾踐台符。何循牆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既辜輿望。殊咈眷懷。又云。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膠者卓矣。置於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爲朕私。其遂我相。蓋具載其語也。攻媿集。

趙丞相雄以中書舍人奉使賀金主生日。宗室伯驩爲介。御札生辰使兼齎國書一封。理會受書。公立具草有云。尊卑分定。或校等威。叔姪情親。豈嫌坐起。後四日。對祕殿上曰。朕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謂大才。攻媿集。

王魯公特進左丞相。封冀國公。制詞有曰。似不能言而智足以決天下之疑。如不勝衣而勇足以任天下之重。士林誦之。攻媿集。

貶趙汝愚制詞。乃傅伯壽所草。韓亦先嗤之以美官。詞曰。屈聱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爲相。卒蹈譴呵而竄刑。蓋竊東坡懼呂惠卿之故智也。趙聽制手持象簡。不知輕重云。四朝聞見錄。

初詞臣傅伯壽嘗從朱文公於武夷當公懇辭待制草制詞云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爾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慰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噫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四朝聞見錄

趙汝愚責永州制曰屈釐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爲相率蹈譴訶而致刑本朝深鑒於前車同姓不登於揆路雖欲選任亦難冒居果罪戾之徹聞豈憲章之幸免具官某色厲而內荏身私而託公偶早竊於科名已徧塵於華要惟歷年典故之未有尙巧計經營而欲爲嫌疑既弗避於此時狂僭知難防於異日朕位繇主器躬獲紹圖蓋承太上御札之倦勤復奉隆慈誨言之詢旨父子之傳本於素定堂陛之勢豈其易陵而乃敢貪天功遂執國命謀動干戈而未已人孰無疑妄談符讖之不經意將安在過歸君而有暴揚之迹威震主而無退斂之思盤互妄邪參通籌策內欲擅移軍帥而結腹心之死黨外將生事疆場而開邊境之釁端每務紛更非獨朝廷之不可實懷怨望殆將路人而皆知茲第令解職以包容乃頻有訟寃之指教愈喧物論具載臺評其黜授於散官以窜投於遠郡自今立政立事我其守祖宗用人之規無有作福作威爾庶知家國名分之戒勿忘自省尙體寬恩宰輔編年錄

趙汝愚贈少保告詞曰人主以天地爲心刑賞率歸於忠厚大臣與國家同體死生當極於哀榮念飾終之未周每懷舊而有感具官某系聯屬籍名冠儒科陪淳熙侍從之班受先帝稚機之寄肆朕初政擢登

宰司。中因議論之交騰。遂使寵章之久閟。仰念祖宗之法。每隆輔相之恩。苟有過焉。常遷就而爲之諱。逮其亡也。必惻怛以致其情。緊我後人敢忘此意。矧厲精而更化。方建極以用中。凡海內之羣才。舉無終棄。豈地下之一老。顧使獨遺。爰追錫於篆車。以流光於壤戶。噫。朝而目送。尙思加禮於絳侯。見若毛生。寧忍少恩於德裕。幽魂不泯。明渥其歆。宰輔編年錄。

侂胄欲使蘇師旦爲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秘書監陳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吾惟有法而已。出知泉州。未上。韓誅。召除兵部侍郎兼學士院。賜詔。其略曰。衆翼怒飛。儀鳳之翔何遠。洪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蓋嘉其安義命於權勢翕赫之日。制詞眞文忠所草。四朝聞見錄。

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顏棫、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祓彥章爲樞密院檢文字。師旦爲都承旨。祓與之昵。欣然願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爲師旦草麻。極其諛佞。至用前人舊對所爲有文事有武備無智名無勇功者。蓋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也。既宣布。物論譁然。亟擢祓左司諫。諸生爲之語曰。陽城毀裴延齡之麻。由諫官而下遷於司業。易祓草蘇師旦之制。由司業而上擢於諫官。既而韓誅蘇得罪。祓遂遠貶。齊東野語。

追封岳侯制詞。中書舍人李大異行制曰。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眞是非。不待百年而定。眷言名將。宿號蓋臣。雖勳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益彰於身後。緬懷英概。申畀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贈太師謚武穆岳飛。蘊蓋世之才。負冠軍

之勇方略如霍嫖姚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誓清冀朔屢執訊而獲醜亦舍爵而策勳外憚威稜內殫謨畫屬時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爾猶奮威欲撫劍伊吾之北遂致焚蠋之集寖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冤逮國論之既明果邦誣之自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厚肆眇沖之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恩綸褫之王爵錫熊紅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豈特慰九原之心蓋以作三軍之氣於戲修車備械適當閒暇之時顯忠遂良罔間幽冥之際諒惟泉客歆此寵光可特追封鄂王餘如故岳珂金陀粹編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負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困學紀聞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叛逆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姊夫楊君玉之詞也鶴林玉露

韓平原南園既成遂以記屬之陸務觀務觀辭不獲遂以其歸耕退休二亭名以警其滿溢勇退之意甚婉韓不能用其語遂致於敗務觀亦以此得罪遂落次對大中大夫致仕外祖章文莊彙外制行詞云山林之意方適已遂拄冠子孫之累未忘胡爲改節雖文人不顧於細行而賢者責備於春秋某官早著英猷寖躋膺仕功名已老蕭然鑑曲之酒船文采不衰貴甚長安之紙價豈謂宜休之晚節蔽於不義之浮雲深刻大書固可追於前輩高風勁節得無愧於古人時以是而深譏朕亦爲之慨歎二疏既遠汝其深

知足之思。大老來歸。朕豈忘善養之道。勉圖終志。服我寬恩。此文已載於嘉林外制集。或以爲蔡幼學。或謂出於馮端方。皆非也。浩然齋雅談。

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聖旨。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以致敵人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宮觀。陳自强專務巧諛。不恤國務。一作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罷韓侂胄麻制。門下。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益。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誅。揆以羣情。奮由獨斷。爰誕敭於免册。庸敷告於治朝。太師平章軍國事平原郡王韓侂胄。早以勳門。寖登顯路。久周旋於軒陛。適際會於風雲。服勞王家。言前人之是似。預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職兼文武。宜思靡盬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爲。敗累世之歡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德。爾則專於嗜殺。朕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爲飾非。公事誕謾。曾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爲言。臨機果見一作料。理明。既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怨。倘今尚處以廟堂。何以遂安於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眞祠。庸少慰於多方。以一新於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於大權。明哲保身。爾尚自圖於終吉。往哉。一作其。祇若。茲謂優容。可罷平章軍國事。依前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食邑實封如故。罷自强制云。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咈嚴瞻。宜從策免。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某起舊闕云云。沈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謇諤之風。優禮何補。粤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

洗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庸庸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賄賂公行。廉恥俱喪。鍾鳴漏靜。一作盡而行且勿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勝。豎權臣輕啓於釁端。與鄰境頓乖於和好。內郡竭於糧餉。邊城瘠於干戈。誰無憂時之思。獨存保位之舉。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尙不亟從於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軍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己昧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往服寬恩。益祇明訓。可罷右丞相樞密使。依舊秦國公。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四朝聞見錄。

錢塘知縣程松。邊諫議大夫。市一妾獻之。名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曰。欲使常達鈞聽耳。後貶官責詞。有處汚穢而不差。莫汝爲甚之句。蓋謂此也。無名氏慶元黨禁。

# 宋四六話卷三

## 制詔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潤之草制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蓋用公羊傳註及說苑事。因學紀聞。

黎州漢沈黎郡也。三面被邊。去大渡河三百里。西南備邊錄載蠻祖既平蜀。議者欲因兵威以復越巂。上命取地圖視之。親以玉斧劃大渡河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卽今之疆界也。河濱舊有劃玉亭。今猶在。歲紹熙辛亥。毘陵張謂守郡。謝到任表。有念玉斧所劃之方。卽金城可恃之險。謂此也。清波雜志。

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卽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乃舜禹授受之語。人臣不當用。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惟知恭聽王言。所有制詞。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詞內云。茲方艱於諭相。顧無異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尙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亶由師錫之公。蔣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元龜。朕志先定。詢謀

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或營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端辰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協。陳伯康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舉。唐人作韋見素相制曰。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此兩全句皆用禹事。本朝蘇軾草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賜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蓋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爲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於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予賚。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攷也。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卽不合貼改。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又專作一書曰昆命元龜說。備載始末。然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位而言。近於忿激。而陳之論辨雖詳。終不若不用之爲佳也。〔齊東野語〕

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用經句而帖妥。然過諛失體。勳德如韓魏公。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鶴林玉露〕

史嵩之特除觀文殿大學士休致時。劉克莊權中書舍人。當草制。中有云。朕聞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人謂斯何豈天下有無父之國又云宇宙雖廣有粟得而食諸霜露既濡啜泣何嗟及矣又云罪臣猶知之卿勿廢省循之義退天之道也朕樂聞止足之言周密癸辛雜識

丙申之春御筆史嵩之退安晚節已踰十年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金紫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仍盡與宰執恩數令學士院詔林存當制云高尚不事王侯朕每嘉於雅志忠愛不忘眇畝爾毋有於遐心公論復以爲未然癸辛雜識

端平元年九月眞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命詞曰迪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日歐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在甲午用事切當如此困學紀聞

嘉熙乙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祀文學士李劉功甫當筆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擾其用事可謂中的然或者則謂失之俳耳齊東野語

景定壬戌山東李璮以青齊來歸授璮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制曰臣子之情尊君而愛父春秋之法撫順而伐違載嘉蓋世之豪首決歸朝之策凜義概英風之鮮儷超勳階爵級之常彝誕播絲綸肆頒印節李璮關河間氣淮海俊人布駿骨而捐金招來遺軼聞鷄鳴而起舞寤寐功名感辛有爲戎之言抱魯連蹈海之志慨思爾考被遇先皇屬邊吏之疏庸致勳臣之跋扈朕迹前事諒丹赤之初心爾效膚公欲雪清於前垢既舉涕海歸職方氏復奉淄青入王會圖無疆界彼此之分有車書混同之漸是用加兩鎮元戎之榮峻二府督師之拜殄草地之逋寇分茅土而胙齊少慰立身揚名

之心。併下改史復官之詔。於戲。吳起守西河而事魏國。未聞並擁於齊旄。太公表東海而封營邱。孰若徑疏於王爵。永肩忠蓋。式對寵褒。可云云。口宣云。卿擇主之義高。歸疆之功大。擁將旄於淮、蜀。胙王社於青、齊。以厲英豪。以奬忠孝。茲爲異渥。益懋壯圖。其父李全。特追復彰化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京東鎭撫使。依舊京東忠義諸軍都統制。制曰。君記人之功。不瑕疵於往事。子揚父之美。蓋倫紀之至情。家庭有特起之豪。泉壤凜如生之氣。差辰出綍。疏渥還氈。李全海岱奇才。風雲壯槩。帥齊地陷蕃之衆。歸于本朝。立堂門勦敵之勛。書之盟府。加卿子冠軍之號。極使相元戎之榮。雄心方騖於白檀。異夢奄罹於黑幰。豹留皮之志。非不踐言。狼跋胡而然。豈其獲已。是生英嗣。雅慕華風。自拔殊俗之中。來獻版圖之舊。昔周封蔡仲。志郭鄰之德。漢爵弓高。原馬邑之責。既奬肯堂而裂土。乃令告第而復官。仍改汗青。用昭忠赤。以慰霜露。君蒿之感。以堅關河礬附之心。於戲。剖符分功臣之封。不及觀於子貴。結草亢輔氏之役。必能報於國恩。可云云。奬諭制。招二閫詔有曰。恩交義結。不煩辯士之下齊。檄走書飛。已報王師之入蔡。以上皆劉潛夫克莊筆也。時以工部尚書兼直學士院。一宗制詔。盡出其手。筆力高妙。不假琱鐫。而用事尤精切。如白檀、黑幰、弓高、馬邑。用之李全。無以加之。白檀、出漢書李廣傳。黑幰、晉陸機夜夢黑幰繞傳。手決不開。天明遂遇害。漢韓王信以馬邑降匈奴。後其子頹當復歸漢。詔封爲弓高侯。正與李全事體同。其妙如此。時又有奬諭詔。乃平舟楊元極棟當制。有曰。齊地開十二。奉圖籍以歸本朝。禹服廣數千。知衣冠之爲正統。覺文氣不及後邨活動矣。劉壎隱居通議。

時又有安南國王陳日照說文無照卽煚字表稱年老乞傳位其子威晈朝廷以前無此例議所以處者久之詔從其請封威晈爲國王而日照加封太國王以尊榮之二制皆佳太國王制曰春秋大一統進爵所以勸來中庸有九經嘉善所以柔遠矧功成而身退宜恩厚而禮隆乃眷南交威勤內向堂播屬聞於承襲梯航恪奉於貢輸爰錫殊稱誕敷顯册具官安南國王陳日照沈雄而和衆忠順而達權始謹終欽居海濱而霑聖化仰觀俛察知中國之有至仁久殿是邦欲授之子目昇平之舊觀表懇惻之忱辭維商是常亟修來享之禮謂午也可竊希告老之風有嘉乃心奚斬所予尊無二上固難攀大漢之儀官必大先式克用成周之典授師垣之極品冠藩服之眞封邑采加豐身章增貴疊此褒衰之寵昭其釜養之榮於戲安且吉者詩必稱義不忘於請命老而傳者禮所尚壽宜介於期頤啓爾後人祇余明訓可特授檢校太師特封安南太國王依前云云功臣仍賜襲衣金帶主者施行威晈制曰周建諸侯之國錫以山川漢封異姓之王及其苗裔美矣家傳於恭順俾之世襲於蕃宣奄賜履之舊疆疏出綸之新渥安南國陳威晈挺姿英毅秉性忠純在邦在家終始安民而和衆是父是子後先作室而肯堂過庭雖命以繼承馳驛尙勤於奏稟際天所覆鄉風慕文軌之同重譯而來效貢忘梯航之遠載嘉謹恪爰示寵褒爵超五等之崇秩視三公之貴旌節長安之本色錫盾瑚戈名號凌煙之元功高冠長劍分茅如故食采有加益堅屏翰之心庸報君親之德於戲衆星北拱仰瞻象緯之垂百川東之孰謂鯨波之隔欽承恩遇永底榮懷可特授靜海軍節度處置等使特進封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百戶特賜效忠順化功臣主者

施行。是時亡友范去非從包宏翁尚書在朝。嘗錄此二制。幷山東李璮封齊王制詔一宗。從行都郵遞緘以示余。謂皆出後邨劉公視草。予讀山東制詔。見其雄奇超卓。信非後邨公莫能也。此前一制。鎔意鑄詞。亦似出劉之筆。其後趙次山仕閩歸。惠余後邨文集。閱視之。但有山東制詔。而安南前制乃不載。未幾後邨卒。其家盡會萃其平生所著。別刊小本爲大全集。曾履祥仕閩歸。又惠余一部。復閱視。亦無前一制。如此則或出他學士視草。未可知也。（隱居通議）

寧宗在位久。前星未耀。乃取沂靖惠王之子爲子。賜名竑。封濟國公。嘉定十四年六月也。十七年將立爲太子。而寧宗不豫。時史丞相彌遠顓國柄。皇子惡之。將俟晏駕。有所處置。史覺其意。矯詔以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爲皇子。賜名珣。而以竑爲三府儀同三司。判寧國府。封濟陽郡王。寧宗崩。理宗遂於柩前卽位。濟王旣出。有潘壬、潘丙者。不能平奉王起兵于霅川。朝廷遣兵討之。王自經死。理宗由是享天位四十有一年。深德史公。公嘗力諫理宗。以勿復濟邸官爵。勿爲立後。理宗入其言。自臨御至升遐。凡廷臣言倫紀乞繼絕者。幾千百疏。名臣鉅儒。脣敝舌腐。言之皆不報。暨度宗繼統。乃始行之。制曰。朕紹膺不圖。蒐舉缺典。率時昭考。友不得以因心。遺我後人。孝莫先於繼志。乃若秦邸之事。嘗其涪陵之時。太宗悼之。已首敍舊恩。章聖承之。遂盡復元爵。矧親聆於詔命。而可緩於愍章。故皇叔巴陵郡公竑。肯出帝家。胙分王社。子而能孝。宜懷不懾之心。臣若克忠。肯犯無將之戒。恭惟聖父篤敍天倫。尺布斗粟之謠。自詒伊阻。大炙長枕之樂。豈不爾思。故每於家庭之間。而念及泉壤之下。謂事關社稷。雖天不能違。時使澤漏墳塋。他日毋

忘追敍。且寶慶所顯膺之異數。在端平亦稍慰其沈魂。何爲屯膏。正待渙汗。對越蕞塗之新屋。悉還茅土之故封。是用秩冠孤卿。節仍兩鎭。守冢置二千石。合修上雍之儀。乘車共七十人。尙廣封蔡之意。儻猶存歸地之魄。其往謝在天之靈。可追復少師、保靜鎭潼關軍節度使、濟陽郡王。仍令所司備禮改葬。主者施行。此制語意妙絕。朝野夸誦。蓋中書直院翁與可合筆也。隱居通議。

景定庚申。賈師憲自軍中拜右丞相。依舊京湖四川宣撫大使。制曰。涕泣而表出師。不遑將母。旬宣而歌維翰。盡以付卿。忘其誰筆也。隱居通議。

度宗登極赦文。有曰。洪惟先皇。不承大統。傳家嗣十三聖。光紹寧宗。享國逾四十年。遠幾仁祖。馬翔父廷鸞當制也。隱居通議。

賈師憲以太傅平章都督諸路軍馬。捍禦於太平州。李尙書珏爲都督府參贊軍事。實從行。師進次于魯港。大潰。師憲奔揚州。上章待罪。詔降三官。罷爲醴泉觀使。陳爲善合方直玉堂草制。其戒詞有曰。荆舒是懲。朕無望周公之事。殽函是雪。爾尙蓋孟明之羞。蓋譏師憲每以周公自許也。珏失勢翱翔江上。不敢歸朝。詔赴行在奏事。上章辭。時爲善已自禮部侍郎超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以卒。而允文兼權直。適當答詔。遂草詞有曰。師出以律。否臧則爲凶。衆散而歸。進退必以道。珏得詔殊不平。而措辭精切可愛也。隱居通議。

賈師憲進書加恩。制詞有云。恭惟茂陵。越我穆考。前聖後聖。一也。會之有元。大事小事。書之俟而不惑。坦

然示以軌範。煥乎其有文章。商頌十二篇。茲蓋得於考父。武成二三策。實見取於孟軻。今余宣乃重光。成于五載。日月所照。罔不尊親。天地之間。而大豐美。壹是謨烈之佑後。亦惟朝夕以輔台予。所謂嚴密飽滿而欠疏暢活動者。於此可見矣。葉鎮之夢鼎兔右丞相。依前少保。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制詞有曰。東海記夜衣之往。同州副渭獵之求。曰俞汝諧。爰置諸右。未殫遠業。遽動遐心。惟三少一請得謝。故事以爲非。大夫七十致事。有德則勿聽。引年何謂。抗疏不移。胡寧忍予。是自棄朕。顧上下之交。其志同也。而君臣之義。如何廢之。既難反於留行。是用華其去位。賈師憲明堂加恩制。有曰。右我穆考。格于皇天。謨與唐虞。以俟聖人不惑。功見河洛。號爲天運重開。今也巍尊在西。匏竹在下。侑于宗祖。交于神祇。惟朕屬屬如弗勝。勿勿乎欲饗。粢盛秬鬯。爾乃將至治之聲。衡紘紱紱。爾乃著孔容之側。來馬遊乎閭闔。皐寮從乎崑崙。胙鄉豐融。帝五位之時序。洗濯鏟鋏。民四方之大和。以予敬休。得師殖禮。率有功而不伐。將無官之可酬。安南國王該郊祀加恩制有曰。服領自治之。雖殊周疆之索。土宇爾厚矣。儕服漢官之儀。又曰。維天於穆。賜朕宏休。孝通神明。薄四海而皆準。南暨聲教。綏萬福以攸同。陳昉除史官。誥詞有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具有典刑。聖人所修舊史遺文。尚求旨趣。包恢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誥詞曰。春秋王者無外。首明一統之經。天下大老來歸。實重五經之本。渙綸明命。孚誌羣工。具官包某。學積于原而心瀹充。智酬于變而力彌裕。教于齊國。本伏生口授之書。儀我漢庭。皆申生力行之對。永肩一節。逮事兩朝。外而雲雷之經綸。內而日月之獻納。所至可紀。非道不陳。頃往聘者久之。乃覽輝而至止。爾惟訓克

遇乃訓。緝熙典學之功。朕儀刑有德。惟刑敷繹咸中之慶。斯今圖小垦之助。屬采薇之勤。於稽仁皇有若臣拯曾以方嚴之操而陪宥密之聯。尚有典刑。矧乃書考四十。必攀軌轍。置諸執政二三。書殿穹班。武經大筆。以增西府之重。以成南方之强。噫。敷前人命。不忘大功。蓋欲圖敉寧之事。今沖子嗣。無遺大耇。尚思稽勤恤之謀。克贊廟謨。不昭成效。馬光祖自建康除參政。有曰。黃旗紫蓋。千載南方之强。大纛高牙。二命北門之管。又曰。賢者時人耳目。尚見老成。執政猶吾股肱。式和鬻假。姚希得除資政學士。有曰。大學東聽。典故西聽。曾柬知於先帝。華玉蔑席。文貝底席。實協贊于沖人。江萬里知太平州有曰。朕綜核名實。統輯黎元。數下恩澤詔書。誰與領此。親見郡國守相。問所以然。又曰。不遠帝城。尚冀京師之福。雖在外服。毋忘王室之心。嘉與函生之民。共由太平之路。吳堅兵部尚書誥有曰。王覲爲可。思見春宮之端寮。民功曰庸。峻涉夏官之常伯。洪天錫顯文閣待制帥潭州有曰。承明勞侍從。勇辭加璧之招。岳牧用詞人。特重分符之寄。莫如南紀。用張中軍。又曰。翩翩亦集爰止。已半老儒。咄咄不相助邪。獨一選士。黃萬石殿中侍御史誥有曰。遹駿殿中。無雙之稱。勿替法筵第一之義。萬古在前。億世在後。惟名節之不磨。羣枉俱閉。衆正俱開。尚邦家之有賴。章鑑遺表贈官有曰。某蚤服官常。晚登禁從。清要之路。老成尚想於典刑。黃散之班。俛仰已成於陳迹。反吾初服。懷古里居。何兼葭之淒淒。曰龍蛇之起起。惟是窀穸。能不讋傷。鄧圳贈光祿大夫誥曰。窮化盡數。忽擊於遺占。隱卒崇終。宜優於愍典。某履行謙愨。澄政廉平。有此典刑。會不當於吾世。居然夢幻。遽已隔於重泉。疇不讋傷。可無寵異。昔貢禹守經據古。山濤舍政自高。皆以老成而拜光祿夫

年彌高而德彌邵。通國賢之。生也榮而死也哀。闔棺定矣。其追美躅。以貢密章。文及翁除尚右郎官行詞有曰。圓精垂象。太微著乎積宿。天臺帥屬。武銓劇於列部。非夫標清海岱。準平水鏡。則孰能舉用資其甄明。簿最倚之詳緻者矣。此蓋用六朝之體。亦一格也。南郊鹵簿使包恢加恩誥有曰。詔招遙鉤陳使。當兵流星旄而燭電。令望舒飛廉使奔屬。雜瑤象以駕龍。紛其蔽翳。靡不胪飾。參旗來清晝之捷。斗衡揭中宵之符。鏘玉和鳴。芸珠絢耀。賈似道曾祖母贈魏國夫人誥有曰。肇稱殷禮。咸秩無文。時維曾孫之助。爲歌魏風。曰大而婉。世此小君之封。賈涉魏王有曰。朕肇稱殷薦。穆卜夏正。天子相維辟公。假哉皇考。乃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賈似道生母胡氏加封有曰。母以子貴。書特書而屢書。君爲臣綱。老吾老而及老。知寶慶府糜鼐被監司按發降官。誥詞曰。邵陽我先皇帝潛龍之邦。嘗選用能太守。以爾父溧爲嘉定直臣。爾弟奐亦近世辦吏。咨爾往牧亢其家聲。乃使部使者得以數其過於朕前。固憮然於此矣。削官二列。遲爾惟艾。以上皆馮集中語。稟經酌雅。極有本原。初不爲繆。其短處在切疊全句以求典實之工。不知全句太多。反傷重滯而無神化之妙。作四六自有法度。不用全句固不可。純用全句亦不可。馮其未知之歟。（隱居通議）

敕太學環璧之宮。羣才所萃。忠臣義士之氣。千載如生。庸錫綸言。以光廟食。太學士地。忠文王赤心貫乎日月。勁節凌乎雲霄。江漢滔滔。武夫洸洸。曩感激馳驅於受任。辟雍湯湯。威儀抑抑。今聰明正直以動人。豪傑聞而作興。儒夫爲之有立。方今缺四字邊事未寧。想神力陰助於驅除。在聖朝宜有以褒異。爰因舊

號。用輯新榮。忠則祖逖誓江之心。文則諸葛出師之表。英爽如在。炳乎昭昭之靈。氣概不磨。壯哉烈烈之日。右合給據付太學忠佑廟照應。德祐元年正月日給。杭州府學碑。

近時四六多以爰立對具瞻。作宰相事用。所謂爰立者。訓於是乎立耳。不知所立者何事。而卽膺爰立之除。式副具瞻之望。除卽立。瞻卽望。頭上安頭。甚可笑也。僕又考之。曹氏命司馬氏文曰。達兆庶具瞻之望。桓谿疏曰。願陛下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魏晉人已有此謬。野客叢書。

資政侍讀除河東經略建節制散語云。眷軍民之重寄。須文武之全才。輟從鳴玉之近班。昭示擁旄之異數。式敷渙號。誕告明廷。熙河帥除檢校少保易節制云。乃眷戎昭之大。有嘉邊最之優。宜增重其事權。用疏榮於國典。貴我明命。敷于治朝。辭學指南。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之稱衞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陸務觀嘗摘其誤。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襲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困學紀聞。

先公除翰苑。以祖諱辭。有旨銜內權不罄三字。先公以不帶三字止同職名。不可赴院供職。又固辭。除述古制云。玉帳談兵。已與嗟於見晚。金鑾草制。茲無恨於同時。張達明澂行。四六談麈。

孫勮本畫工之子。頗多避就。王澈爲中書舍人。草勮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

常之物。魴終身恨之。四六話。

嘗得一誥詞云。朕眷禮勳臣。既極異姓王之貴。疏恩私室。併侈如夫人之榮。以爾修態橫生。芳性和適。會膺無邮之貴。終隆絡秀之家。爰錫命書。靡居常典。用肇封於大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寵光。益循柔履。紹興間權外制某人行如夫人及修態橫生或者於王言有疑。時勳臣嫡室尚在。正位小君之語亦有疑。清波雜志。

士人爲文。或采己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不考。則必招論議。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重修哲錄書成。轉特進。制詞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辭云。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專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爲哲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十九年。予爲福州教授。爲府作謝歷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既安樂于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至乾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謝歷。蒙其采取用之。讀者以爲駢麗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利害。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皆縮頸。信乎不可不審也。洪邁容齋三筆。

劉自之被召試用。虛齋趙以夫之薦也。既而爲庸齋趙汝騰所激。於是以盧鉞威仲補其選。盧以同里之嫌辭之云。楚亡弓。楚得弓。難泯同鄉之迹。漢刻印。漢銷印。初何反汗之嫌。卒辭之。又蕭振再知四川。趙莊叔行詞云。刻印銷印如轉圜。朕嘗虛己。失馬得馬如反掌。卿勿容心。浩然齋雅談。

林述中適帥福。日見之。舉召試舍人。時除節度使麻云。無怠無荒以來王。朕敢忘於愼德。有嚴有翼以共

武爾無替于懋功。四六談麈。

鄭安晚再相。應之道草制云。彥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賢。困學紀聞。

左揆直院洪魯齋芹草麻制。中間云。予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晝錦爲樂。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又云。當饋以歎。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敉寧之計。任重致遠。實惟宏毅之賢。蔣子正山房隨筆。

北海督府訓詞。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揮。辭學指南。

太尉制。說禮樂而崇詩書。既備元戎之選。戢干戈而櫜弓矢。無忘懿德之求。辭學指南。

王器之京東淮東宣撫制戒詞云。沿於江而達泗。朕方恢禹之九州。率彼浦以省徐。爾尙勉周之三事。辭學指南。

陳正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己之欲。眞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鶴林玉露。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衰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詆魏公。其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慨功業之惟艱。天子加禮大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矣。

王大寶致仕詞曰。閔勞以事。聖王隆待下之仁。歸潔其身。君子盡遺榮之美。大寶有遺泄之疾。或又謂有所譏。而實不然。罷相後。起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會稽之章。遽叨進用。謝生曰。詩詞啓

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越之年八千爲秋辱莊子大椿之譽時正五十歲也紹興壬戌詞科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如此必使琢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之賜主司喜焉擢爲第一乙丑年代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尾句曰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祕行地無疆亦忝此選代福州謝歷日表曰神祇祖考既安樂于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正用詩鳧鷖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洪範庶證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皆上下聯文未嘗輒增一字淵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早得尊於大有象曰之動偶蒙難于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曰之動故曰君子于行彖辭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監于成命之詩藝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爲壯後語曰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既撰緼紛之況雷雨作解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鎖院所作冬至日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葉子昂參知政事爲諫議大夫林安宅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無實林責居筠葉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既從有北之投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御史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彼蓋不詳味詞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予又當制曰調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勃三公實負應天之媿蓋因不諷諫也嗣濮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照四方既下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支百世茲載錫於蕃釐又

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型蔚爲劉氏之祭酒士衍制曰克羞饋祀事其先而萬國歡心肅倡和聲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轉官詔曰爲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聖人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命詔曰見覘曰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亟會於風雲賜史大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曰王陽爲孝子敢煩益部之行莊助留侍中姑奉會稽之計吳璘在興元修塞兩縣決壞渠爲田獎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郤之謠用老杜石犀行云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進壞鴻郤陂童謠曰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等語也劉其甫自潭帥除翰林學士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趣長沙之召既還陸贄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修哲宗寶訓轉官曰念疊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哲廟正爲第七主而寶訓百卷也答蔣丞相辭免曰永惟萬年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不二心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正禮部爲宰臣以顯仁皇后爲小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慽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徽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闔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檄書曰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徯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紫宸大宴致語曰廟謨先定百官修輔而厥后惟明黼座端臨五帝聖神而其臣莫及修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浮江之後光啟中興述六龍御天以來式時

猷訓。又曰。薦於天而天是受。永言覆燾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形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當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於明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衞尉。吳挺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强人意。廣平開東漢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天不弔。壞萬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鷓巴詞曰。隨會在秦。晉國起六鄉之懼。日磾仕漢。秺侯傳七葉之芳。姚仲復官制曰。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終酬拜賜之師。追封皇第四子郡王詞曰。舉漢武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憾。時已封建三王也。趙忠簡謚制曰。見夷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德裕於崖州。豈令令狐之復夢。王彥賠官詞曰。申帶礪以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于神虎之門。竟失戊營之校尉。向起贈官詞曰。馳至金城郡。方思充國之忠。生入玉門關。竟負班超之望。李師顏贈官制曰。青天上蜀道。久嚴分閫之權。黑水惟梁州。愴失安邊之傑。襄帥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水爲池。空墮羊公之淚。王淪以太常少卿朔祭太廟忘設象尊犧尊降官詞曰。犧象不設。已廢司彝之供。饋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禮。潼川神加封祠曰。龍飛龍兮靈之斿。具嚴湌命驅厲鬼兮山之左。終相此邦。青城山蠶叢氏封侯詞曰。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孫之盛。於我何加。陽山龍母詞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爲龍。惟爾有神。時雨暘而利物。魏丞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此其身。和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魏蓋以使北定和議。致失大用。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外甥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張氏詞曰。筮仕于晉曰魏。方開門戶之祥。

取妻必齊之姜。孰盛閨闈之美。虞丞相贈父詞曰。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畸于人者侔於天。周仁贈父詞曰。有子能賢。高舉而集吳地。受予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東方朔非有先生傳、高舉遠引。來集吳地。及兩都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獎諭吳挺詔曰。闔外致將軍。方有成于東鄉。舟中皆敵國。應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珍臺閒館。獨冠皐伊之倫。魁廣廈細旃。尚論唐虞之盛際。又答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爲臣之不易。三宿而後出晝。勉爲王而留行。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太祖太宗之立極。聖賢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貽謀。批以旱得雨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間則旱。咎證已深。雖三日已往爲霖。憂端未貰。餘不勝書。惟記從兄在泉幕。淮東使者。其友壻也。發京狀薦之爲作謝啟曰。襟袂相連。夙愧末親之孤陋。雲泥懸望。今無通貴之哀憐。皆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題。而與前送韋書記詩句偶。可整齊用之。故併紀于此。但以傳示子孫甥姪而已。不足爲外人道也。容齋三筆

天眷三年。奏請定臣制。答詔曰。朕聞可則循。否則革。事不憚於改爲。言之易成之難。政或譏於欲速。審而後舉。示將不刊。爰自先皇。已頒明命。順考古道。作新斯人。欲端本於朝廷。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名。是將一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事未畢。眇躬嗣承。懼墜先猷。惕增夕厲。勉圖繼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先之一揆。至於因夏。固損益之殊途。務折衷以適時。令於今而累歲。庶同乃繹。僅有成書。掇所先行。用敷衆聽。作室肯構。第遵成法之良。若網在綱。庶弭百條之紊。自餘款備。繼此施陳。已革乃孚。

行取四時之信。所由適治。揭爲萬世之常。凡在見聞。共思遵守。翰林學士韓昉撰詔書曰。皇祖有訓。非繼體者所敢忘。聖人無心。每立事於不得已。朕不承洪緒。一紀於茲。祇遹先猷。百爲不越。故在朝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陳懇奏。謂綱紀以未舉。在國家之何觀。且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帥事。蓋變則通而通則久。以用裕民。宜法古官。以開政府。正號以責實效。著儀而辨等威。天有雷風。詞命安得不作。人皆顏閔。印符然後可捐。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樂之備。源流在茲。祈以必行。斷宜有定。仰惟先帝亦鑒愚衷。神豈可誣。方在天而對越。時由易偶。若易地則皆然。自用載惟。殆非相反。何必改作。蓋當三復於斯言。皆曰可行。庶將一變而至道。乃從所議。用創新規。維茲故土之風。頗尚先民之質。性成於習。遽易爲難。政有所因。殆宜仍舊。漸祈胥效。翕致大同。凡在邇遐。當體朕意。金國聞見錄

陳王悟室加恩制。貴貴尊賢。式重儀型之望。親親尚齒。亦優宗室之恩。朕俯適羣情。祇膺顯號。爰第景風之賞。孰若台曜之先。凡爾在庭。聽予休命。具官屬爲諸父。身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規。爲四輔三公之冠。當艱難創業之際。藉左右宅師之勤。如獻兆之信蓍龜。如濟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屬正統之有歸。賴嘉謀之先定。緝熙百度。董治六官。雍容以折肘腋之姦。指顧以定朔南之地。德業茂著。古今罕倫。追茲慶錫之頒。詢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嘉命有九。而天下之達尊者三。既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敷求於載籍。仍自斷於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於異數。坐而論道。今復舉於舊章。蕭相國賜詔不名。安平王肩輿升殿。併茲優渥。以奬耆英。於戲。建無窮之基。則必有無窮之福。賜非常之禮。所以報非常之功。欽承體貌

之隆。共對邦家之祉。洪皓松漠紀聞。

皇統三年。上欽仁皇后尊謚册文。臣聞正位麗極。肇造我家者。必資淑聖。然後成帝皇之功。考謚定名。昭示厥後者。非薦徽尊。無以見后妃之德。繄國朝之令典。著今古之彝儀。伏惟太母。博厚配天。貞明齊日。安順靜慈。肅雍塞淵。圖王化以始基。篤人倫而正本。慶流者遠。挺生胄族之華。善積在躬。秀發閨齡之妙。言成閫史。動合箴規。鏘璜瑀以和鳴。容皆中節。飾紘綖而整治。藝則生知。粵自高門。言歸烈祖。時屬經綸之際。進膺窈窕之求。禮未備於造舟。志已躬於服澣。義爻六子。資生允賴於坤儀。周亂十人。同德莫先於文母。體參龍躍。祥發燕謀。贊榛栗以告虔。羞蘋蘩而昭信。必敬必戒。至靜至柔。教以身而先人。化自家而刑國。琴瑟在御。副禕以朝。若嫣汭之嬪虞。用全舜孝。過塗山之興夏。實佐禹功。有開必先。篤生皇考。立子以適。肆及渺躬。永惟輔佐之憂勞。既勤祖構。宜享治安之逸樂。遽棄母儀。迄茲纂承。彌極攀慕。弗獲逮事。徒瞻服飾之山河。未究推尊。有感烝嘗之霜露。是以秉均元老。蒸禮碩儒。謀皆一辭。龜得吉卜。請奉長秋之號。追嚴厚夜之藏。强爲之名。道或存於擬議。俄爾可測。功豈盡於形容。謹遣攝太尉皇叔祖大司空見奉玉册寶。上尊謚曰聖穆皇后。伏惟皇靈在天。景福昌後。衣冠原廟。聿從高帝之游。松柏園宮。寅奉姜嫄之祀。名貽不朽。德播無疆。張暐大金集禮。

# 宋四六話卷四

表

先臣開寶九年二月入朝。一日太祖召宴後苑。時惟太宗及秦王侍坐。酒酣。詔先臣與太宗敍兄弟之禮。命中人翼起之。先臣叩頭辭讓。繼之以泣。方得免。先臣太平興國三年入朝。太宗詔赴苑中宴。先臣時獨臣兄安僖王惟濬侍焉。因泛舟於宮池。太宗舉御杯賜先臣。跪而飲之。明日奉表謝。其略曰。御苑深沉。想人臣之不到。天顏咫尺。惟父子以周親。錢惟演家王故事。

盧相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使。盧爲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汝爭得如他多遜。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奉對。帝方命洗去。自此隙益深。以及于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門。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石林燕語。

蒲中李續好學有高志。廬中條山。以泉石吟詠自樂。未嘗造州縣。眞宗祀汾陰。詔赴行在。續不起。有表稱謝云。十行溫詔。初聞丹鳳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王闢之澠水燕談錄。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慍。斯言可以立懦志。困學紀聞。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

沈括夢溪筆談

晏元獻謝弁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袒式贊於謙冲饌去邪嵩不忘於規諫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衣成則必缺袒宮成則必缺隅

困學紀聞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眞傳

困學紀聞

劉子儀在南陽以翰林學士召中途改知成都彌年又召爲學士至西京復加兩學士知鄭州謝表云蓬山已到屢爲風引而回長安甚遙但覺日邊之近按國史劉子儀天禧四年自正字除翰林明年出守合肥乾興元年復入翰林頃之以中丞罷又知汝陰天聖五年三入爲學士承旨六年知廬州以老罷八年薨據此子儀實三入翰林未嘗守成都及鄭州亦未嘗加兩學士曾記誤也據此謝表乃宋子京然宋實自眞定移守成都自成都召爲三司使以言者論列改三學士知鄭州亦與曾所記不合

舊聞證誤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雁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

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四六話

丁謂投荒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意丁復還御史中丞陳琰字伯玉相州永定人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懷姦殺而無赦故周庭貢辰難私管蔡之弟兄漢犯不綱遂致莽丕之篡竊安危之慮其可忽諸雷州司戶參軍丁謂頃自書生獲升科第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苞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先帝上仙首膺顧命聖君纘緒盡罄公忠乃陰蓄於姦謀將玩窺於神器引巫師之妖術因魘魅於宮闈易神寢之龍岡冀消除於王氣賴祖宗垂祐社稷降靈遽顯露於凶邪已申明於典法漢臣獲罪合行盤水之誅君集就烹豈顧凌烟之像國家終恢全度特屈深仁止行奪爵之文才示投荒之責歲月未幾覃恩益彰中外於茲痛憤猶積今展禋柴之禮特推渙汗之恩凡爲得罪之人悉有滌瑕之望必慮丁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尚假息於遐荒冀量移於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更無牽復清波別志

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爲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須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主之功多劉延世孫公談圃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搜山搜山一作披山開

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若兩聯皆生事則傷於奧澁若兩聯皆熟事則無工蓋生事必用熟事對出也如夏英公辭奉使表略云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岵忍聞禁休之音不拜單于用鄭衆事禁休見公羊此生事對熟事格也夏英公免起復奉使表世以爲工其間一聯云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此聯之不減前一聯也四六話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蚳之文簡凝含酰之墨餘蚳見詩貝錦箋筆銳干將墨含淳酰出文心雕龍困學紀聞

國朝之制食邑滿萬戶乃封國公杜正獻公既致仕因郊祀當加恩而食邑未滿萬戶特詔封祁國公蓋異禮也其後謝表有曰非萬戶而忝賜履之封自三少而席司成之重蓋謂是云徐度却掃編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乃朱說也後請於朝始復舊姓表中改用鄭準一聯云志在投秦入境竊同于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范蠡范睢事在文正用之尤爲切當今集中不載襲明之中吳紀聞

范文正復元姓用陶朱張祿事世皆傳誦大中祥符五年潯陽陶岳作五代史補百餘條蓋補王元之內相五代史闕文未備者其書梁事中有鄭準性諒直長於牋奏成汭鎮荊南辟爲推官汭嘗亡命改姓郭氏介準草表乞歸本姓其略曰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盱睢爲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

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乘舟難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如此則前已有此聯特文正公拈出尤爲切當云清波雜志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云此而爲郡練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於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瀾水燕談錄

高平范相謝罷相表云常欲慎惜名器俾士人革奔競之風不敢妄圖事功冀宗社獲和平之福翟參政公巽與公書取此云庶幾革奔競之風格和平之福如公所云也四六談麈

富文忠公熙寧二年再相王荊公爲參知政事始用事與文忠不協文忠力丐去以使相判河南府上章自劾繼改亳州今錄於此清時竊祿難逃素食之譏白首佐朝遂起蔽賢之謗幸聖明之洞照舉毫髮以無遺顧此薄材尚容具位中謝切念臣業非經遠識寡通方少因章句之科得偕羣俊長脫簿書之秩獲事三朝仁宗之顧遇匪輕英廟之丁寧尤甚旋屬大人繼照飛龍在天思肯構於先基忍遐遺於萬物澗蘋何美雜圭璧以薦羞樽罍已疲復驩騊之共駕殫力雖勞於負嶽小心更甚於履氷果不克堪遂貽殫劾如安石者學强辯勝年壯氣豪論議方鄙于古人措置肯諧于僚黨至使山林末學草澤後生放自得之良心樂人作之異說蘇蘇者子讀譙其書足以千名足以取貴拖紳朝序者非安石之黨則指爲俗吏圜冠校學者異安石之學則笑爲迂儒歎古人之不生恨斯文之將喪臣切觀安石平居之間則口筆邱旦有爲之際則心身管商至乃忽故事於祖宗肆巧譏于中外喜怒惟我進退其人待聖主爲可欺視同

僚爲不物。臺諫官以茲切齒。謂社稷付在何人。士大夫罔不動心。以朝廷安用彼相。爲臣及此。事主若何。臣非不能秉筆華衮之前而正其非。覆身青蒲之上而排其失。重念陛下方當淵默堯舜中和禹湯同天德之尚仁。待人臣之有體。徒開唇吻。莫補聰明。且區區晉都。尚有相先之下佐。況赫赫昭代。豈有不和之大臣。愚念及斯。衆言陋此。伏乞陛下特申雄斷。大決羣疑。正安石過舉之謬。以幸保家邦。白臣等後言之罪。而俾歸田里。如其尚矜微朽。處以便藩。不唯有遂于物情。亦以不妨于賢路。如是則始終事聖。史傳不附于姦朋。去就爲臣。物議庶歸于直道。其臨薨二表。尤爲懇切。明清家舊有之。今不復存。東坡先生公神道碑云。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者也。徐敦立國亦載其略。至於謂宮闈之臣。不可使之專總兵柄。人心不服。易以敗事。後來童貫之徒是矣。韙哉先見之明焉。揮麈餘話。

歐陽公坐擅止青苗錢。特放罪。上表謝曰。敢不戒小人之遂非。思君子之改過。司馬光日錄。

國朝百官致仕。庶僚守本官。以合遷一官回授任子。侍從仍轉一官。宰執換東宮官。熙寧初。歐陽文忠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謝表云。道愧師儒。乃忝春官之峻秩。身居畎畝。猶兼書殿之隆名。自是以爲例。揮麈後錄。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嶷閭。鬼神受職。曾子宣賀赦表曰。鉤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海。波濤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筆力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方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

文體爲對屬。又善敍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王特進暮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陳師道後山詩話。

爲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自昔以爲盛事。紹聖中。歐陽叔弼棐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謝宰執啓云。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稀。尚守軍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謝表云。惟昔先臣。再臨東越。豈其暮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猶有奉嘗之舊。恬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耆年。覽觀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無名氏南窗紀談。

張文潛。崇寧元年。復直龍圖閣。知潁州。謝表云。我來自東。每兢兢而就列。炊未及熟。又挈挈而告行。臣僚上言云。我來自東。是爲不欽。豈有君父之前。輒自稱我。雖至親不嫌於無文。有時而爾。汝然非謝表所可稱之辭。雖數更赦宥。不可追咎。亦不可不禁。如今後有犯者。仰御史臺即時彈劾。能改齋漫錄。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憲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神宗讀表至此。憐其意而留之。歐陽文忠公謝致仕表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踉踉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翼翼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宴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藿雖傾。尚遡日華之明潤。其意謂萬物不離于天地。雖致仕

亦不離君父也。子瞻爲筆說。大以此爲妙。云古人謝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四六話。

蘇頌知滄州。陛辭。仁宗曰。朕每欲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頓首謝。兼語及偏親留京師。未能偕行。上問卿母誰氏。對曰。故龍圖直學士陳從益之女。上曰。是天聖間侍從耶。對曰。從益祥符中館職。已而外遷。久之。因自廣州罷還。不蓄南物。獨載俸餘見錢過嶺。仁宗聞之。擢知制誥。上曰。其清節過於馬援矣。故謝表云。憫臣之數奇多難。特軫淵衷。勉臣以直道自明。屢形天語。宋名臣言行錄。

周孟陽春卿。英宗宮僚。聖眷素厚。書簡以老丈稱之。當議儲副時。英宗固辭。春卿就臥內諭意。上大悟。拜春卿牀下。遂正儲。裕陵在東宮。朝廷復以春卿爲翼善。春卿爲人純直。謂不當爲父子宮僚。上表力辭。有親奉堯言躬承禹拜之句。孫公談圃。

王狀元君貺。天聖庚午甲科及第。元豐戊午垂五十年。方有重金之賜。謝表特優略云。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目。豈伊散任。得拜恩章。車服以庸。品儀辨等。國朝故事。惟二府刻毬路之花。文武近班。通一例號。遇仙之樣。獨承面命。度越朝規。此蓋陛下寵厚老臣。禮加常制。憫事三朝之舊。俾階四府之崇。奉以垂腰。既表重鏐之麗。寶之在體。更增上笏之華。文瑩玉壺清話。

舊制執政以上。始服毬文帶。佩魚。侍從之臣。止服遇仙帶。世謂之橫金。元豐官制。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竝服遇仙帶。佩魚。故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蓋謂是也。却掃編。

梁簡文爲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辨。又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

之國。元仲表岐嶷之質。乃啓平原之封。荷載人櫟。揚雄童烏事熙祖晉太子遹字。元仲。魏明帝字。元豐末。皇弟侃一作似。封晉寧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也。困學紀聞。

梁莊肅爲相。以張挹爲三司副使。時議不服。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造商本作迭。上疏論之。皆斥逐。蔡襄繳詞頭不肯草制。故莊肅亦罷。景初謝表略曰。丞相以奸而犯法。政當奈何。御史之職在觸邪。死亦不避。東軒筆錄。

王荊公秉政薦呂惠卿。及惠卿參政。有射羿之意。條列荊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荊公。故荊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懲姦。而人人與之爲敵。蓋謂是也。東軒筆錄

劉攽、王介同爲開封試官。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舉子多用畜字。字聲近御名。介堅欲黜落。攽謂禮部先未嘗定此名爲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御史張戩、程顥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爲議罰太輕。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攽也。謝表略曰。彊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蓋謂此也。東軒筆錄。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卽上都之福地。再廣眞庭。會列聖之睟容。益嚴昭薦。又云。回廊曼衍。圖拱極之近僚。閟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呂祖謙紫微詩話。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學士之職。嘗忝彙進。中執法之司。亦蒙眞授。蓋公嘗爲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郎拜中丞銜內不帶權字公爲中丞時官已至侍郎故云亦蒙眞授也紫微詩話

正獻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有云特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主上非常之遇又云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旁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又云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紫微詩話

表章有宰相氣骨如范堯夫謝自臺官言濮王事責安州通判表云內外皆君父之至慈出處蓋臣子之常節又青州劉丞相罷省官謝起知滑州表云視人郡章或有驚畏論上恩旨罔不歡欣又云詔令明具止於奉行德澤汪洋易於宣究愛其語整暇有大臣氣象劉丞相守鄆謝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所願學者古人願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此眞罷相表也四六話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後東坡行忠宣公辭免批答徑用此語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發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其後忠宣上遺表亦用之云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此又述批答之意亦前所未見也齊東野語

劉平石元孫既爲吳賊所敗邊威益削時夏竦守涇原乃拜章求罷兵柄其略曰惟保定之窮邊稽有唐

之前制。遙兼鄜滑。旁總邠寧。領北平三軍。洎安西四鎮。精鎧五萬。具裝九千。秀實之出奇兵。馬璘之提禁旅。禦茲西寇。尚或無功。而況營府久荒。樓雉重葺。依然狐兔之藪。莫覩貔虎之師。臣受略之辰。便議營繕。城繞板築。地已凍堅。方卜中春。再程庶役。又以小羌貧德。積歲造謀。跨賓融之故區。有呼韓之舊地。廣募凶黨。十倍賊庭。若不縻之以恩。則當較之以計。方將博求跳盪。精練師徒。竊李牧雁門之機。希羊祜終南之算。俟釁爲動。持重以須。不需首級之勞。冀成歲月之效。豈意隣城狃於常勝。大將墮於奸謀。忽沮我師。數增賊勢。改襲犀兕。屬厭餱糧。四校驚嗟。三秦震駭。用儒不效。在理已明。又曰。朝那平地。祆巢密邇。回中川閣。賊逕交通。以四萬甲兵。備六十城寨。排列險隘。則用軍忌分。聚致要衝。又固圍斯闕。以寡制敵。未知永圖。又曰。資性憂畏。歷官艱難。傷弓之禽。聞虛弦而破膽。逸網之獸。冒垂蔓以殞心。由是數爲言事改換其語。以爲詭封章傳布。漏泄近機。復引破膽殞心之句。爲怯懦特甚。示狄以弱。不復原其自敍歷官艱難之意。後乃詔邊臣事有干機密者。並得實封以聞。竦文思精敏。善於敍事。傳其章疏。徧於天下。亦頗以此爲累焉。田況儒林公議。

治平中。英宗患歷代史繁多難見。令司馬溫公編進君臣事跡。溫公請置局辟官。薦劉恕道原、劉攽貢父、趙君錫無愧。而無愧以親老辭。後又辟范淳夫在局。遂成一代書。成則進上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元豐末。進五代紀而書成。遷公資政殿學士。除淳夫秘書省正字。爲賞典。時道原已前死。貢父方貶官衡州也。元祐初。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郎。用宰相蔡持正劄子。方下國子監開板。杭州雕造。劇致工也。令溫公門下士

及館職校雠之板成遍賜宰執侍從及校讎官各以表謝獨芸叟表能盡著書始終今載於此略見通鑑本末焉略曰英宗皇帝患學者不能遍窺况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疇若臣哉莫如光者神宗皇帝揮宸翰以錫名勅經筵而進讀自爲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原捨茲安出又曰上下馳騁於數千載間出入相隨於十九年內尚假言官之督責熟諳里俗之謗嗤率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之志雖古者興亡事迹固已粲然而光之筋力精神於此盡矣又曰旅遊東國嘗屢欲於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於先業嗟君臣之際遇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云云張芸叟又有詩謝范學士淳父云通鑑初成賜近臣不遺疎賤事恩均我投湘水五千里君滯周南二十春東觀汗青身是夢西齋削藁事如新細思當日修書者祇有三人今二人謂劉貢父道原范淳父也淳父時爲講筵芸叟爲臺官也四六話。

林敏功子仁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杜門不出者二十年元符末詔徵不赴與弟敏修居比鄰終老以文字相友善敏修亦終身不舉進士世號二林政和中林震爲郡守謂吾宗有隱君子出郊見之還朝舉其隱德賜號高隱處士旌表其門子仁謝表云自是難陪英俊之遊何敢妄意高尚之事臥牛衣而待旦寒如之何搔鶴髮以興懷老其將至尚友錄。

蔡天啓紹聖元符間爲中書舍人嘗與元祐諸公遊遂遭斥逐嘗守睦州到任謝表有曰城譙閒寂一葉落而知秋島嶼縈廻二水合而成字陳巖肖庚溪詩話。

熙寧三年曾宣靖爲昭文相以疾乞解機政久之除守司空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王文恭爲

內相。當制進草。神宗讀至高旗鉅節。遙臨踐土之邦。閒館珍臺。獨揖浮邱之袂。顧文恭笑云。此句甚熟。想脩下多時。文恭云。誠如聖訓。歸語其子仲修云。吾自聞魯公丐去。卽辦此一聯。歎服上之精鑒如此。揮麈餘話。

神宗自潁王卽位。元豐中升潁州爲順昌軍節鎭。時元厚之罷參政。作潁守。令郡中老儒士胡士彥作謝表。公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略曰。羲士立社。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圖雖舊。錫命維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建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嘉名。以侈舊服。四六話。

元豐改官制。新作尚書省。車駕臨幸。自令僕尚書侍郎以降。各分省戶。皆命翰林待詔書周官一篇於廳壁。蘇子容爲謝表云。三朝漢省。已叨過輦之恩。六典周官。願謹書扉之戒。當時稱之。沈作喆寓簡。

集賢院學士故事不分高下。但以爲名。而品秩自從其官。然在學士之例。視待制則爲優。故元厚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卽位。亦特換授。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其一作共。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惟麗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爲閒。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兼領。又云。惟其恩數之優。當有官儀之別。亦嘗自言於公府。豈敢取必於僉諧。石林燕語。

正郎初遇郊。止得蔭子。不及他親。法也。元祐中。黃魯直應任子。特請於朝。捨子而先姪。後遂爲例。東坡薦

黃自代之詞瑰琦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今士夫當郊該蔭補而累奏其子者有之清波雜誌

李端叔之儀趙郡人以才學聞於世弟之純亦以政事顯名兄弟頡頏於元祐間端叔於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之范忠宣公疾篤口授其指令作遺表上讀之悲愴之餘稱賞不已欲召用之而蔡元長入相時事大變且與獄治遺表中語端叔坐除名紹興中趙元鎮作相重修泰陵實錄書成加恩呂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一對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英一作陰靈不顯於麻制中時人以爲用語親切不以蹈襲爲非也揮麈後錄

范蜀公六十三歲致政歸第後十餘年上欲起之者再三蜀公表謝云六十三而告老蓋不待年七十五而復來孰云中禮朝廷無以強竟從其請范公偁過庭錄

范淳父爲其叔祖景仁草進樂表云法已亡于千載之後聲欲求于千載之前事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呂正獻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于三公疾疢嬰纏敢望年踰于七十世謂能道二公胷中事也四六話

劉丞相莘老初拜右僕射表略曰命相之難爲邦所重維皇盛世尤慎此官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勳業繼踵裁五十二人劉公拜相實元祐五年庚午距今紹興十年庚申五十年矣繼踵爲相者又二十有八人通前共八十人焉却掃編

劉丞相莘老罷相。自鄆徙青。謝表云。東方大國。莫如鄆青。微臣何人。繼爲帥守。趙清憲正夫自禮部侍郎除中司。謝表云。省部六曹。禮爲清選。憲臺三院。丞總大綱。四六談麈。

沈存中緣永樂陷沒謫官久之。元祐中復官分司。以表謝曰。洪造與物。難回霜霰之餘。聖恩及臣。更過天地之力。又曰。雖奮竭之心。難伸於已廢之日。惟忠孝之志。敢忘於未死之前。皆新語也。四六話。

滕元發光祿。受知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荊公不合。遂出爲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謫知池、安二州。既罷安州。許朝見。至國門。將復用之。又中飛語。再謫知筠州。是時尚饑舟國東普照寺也。先子實公之客。是時在東師托撰陳情表自辨。先子爲公草之。盡載于此。曰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于中而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赴愬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矜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李文子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行。謂人如已。既恃深知于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疎愚。積成舊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餘年。攻臣之言。何所不有。偶因疑似。直欲中傷。至如臣頃在京東。謬當帥路。材微任重。祿過災生。驗凶人始造謀之年。乃忠臣未到任之日。其時陛下特遣親信。就以體量。在于臣身。並無詿誤。言事之臣。不知本末。或罔臣以失察。或誣臣以黨奸。欲于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幸賴聖君之照鑒。力排衆議。以保全。爰自偏州。漸移節鎮。昨因考滿。許赴闕廷。中書既不外除。交代又已到任。官

爲近侍。理合朝參。實欲敍愚臣久蒙含垢之恩。謝陛下稍復善藩之賜。況臣素無黨援。惟祈一望清光。今者纔入國門。復除江郡。戀闕之心徒切。見君之日無期。拜命傍徨。不知所措。尋觀誥意。復領裝錢。方悟此行。非緣重譴。臣是以敢陳危懇。上冒天聰。輒希行葦之仁。曲軫遺簪之眷。竊緣筠州闕次。尚在來春。鄉里田園。素來微薄。家貧累重。四方無歸。臣非敢別有僥覬。更求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畏怖成疾。伏望皇帝陛下。愍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改授臣潁、壽、湖、潤一郡。稍便醫藥。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一瞻天日之表。然後退歸田里。歌詠太平。自述臣子之遭逢。歸詫鄉隣之父老。區區之願。永畢於斯。滕公讀至戀闕之心。徒切見君之日無期。起執先子手揮涕曰。此予心欲言而不可得者也。表入。神宗大悅。以滕公知湖州。湖乃公所乞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與公壻何洵直邦彥同曹。聞滕公得湖州。以詩賀邦彥曰。清風樓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主誦仙人。謂公初登第時倅湖州。距是三十年矣。四六話。

華陽賀老人星見表曰。金行貫序。顯氣肅乎西成。珠緯躔空。祥輝麗乎南極。又曰。鴈人君之壽。既稽元命之圖。表天下之安。又載西京之志。一時慶語。無出其右。辭學指南。

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惟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爲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表云。雁飛銀漢。雖閱景於千齡。龍繞青山。終儲祥於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罹矰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呂太尉謝賜神宗

御集表云鳳生而五色帳丹穴之巳遙龍藏於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四六話

王荊公與吳冲卿丞相同年同歲又修婚姻之好熙寧中越兩制舊人三十餘輩用爲三司使樞密使副又薦代己爲相已爲相冲卿遂擺其跡欲與荊公異力薦與荊公論事貶斥之人如呂晦叔李公擇程伯淳還朝又欲稍變新法及力言荊公家中兄弟不和事以阻抑之荊公去而不復召者冲卿力也公在金陵熟聞之因中使傳宣撫問以表謝曰晚由樸學上誤聖知智曾昧於保身忠每懷於報國讒誣甚巧竊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況遠跡久孤之地實邇言易聞之時而離明昭晳於隱微解澤頻繁於疏遫所謂邇言易聞乃謂冲卿也未幾冲卿薨於位公作挽詞云氣鍾舊國山川秀者譏其鄉里本建州也四六話

齊齋倪公曰荊公表云旌旆所指燕及氐羌樓櫓相望誕瀰河隴此摘取詩語兩字用之前輩多如此辭學指南

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與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其後荊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於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文章師承未有無從來者也四六話

王荊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於公意者公遂自作今

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邱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爲不及也。四六談麈

熊伯通任金陵。爲王荊公幕府官。代公作立貴妃表云。有警戒相承之道。無險詖私謁之心。荊公取而用之。後人因用此一聯。相承不已。四六話

譚昉。曲江人。荊公少年仕宦韶州之友也。特善牋表。荊公在金陵。稱其一對云。車斜韻險。競病聲難。競病二字。曹景宗故事也。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何處春深好詩。以斜車二字爲韻。往來幾百篇。四六話

宰臣呂大防等言。昨奉聖旨宣諭。皇帝納后有期。已令入內侍省檢舉施行者。伏以塗山啓夏。渭涘興周。于胥度土之辰。親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適契亨期。將開前寢之模。宜謹曲臺之議。恭惟皇帝陛下。天錫仁孝。日新光明。躬親萬幾。雖稟東朝之訓。表帥九御。尚虛中壺之尊。伊欲迓于家邦。必先正其服位。太皇太后殿下。念宗祏之奉。篤風教之先。歷詢慶門。咨求淑媛。將協定祥之兆。當陳備物之嚴。嘉命惟行。體二儀之判合。舊章可舉。在六禮之親成。自納采至於告期。繇命使訖乎上禮。車服有等。幣贊有常。古今相沿。方册具載。臣等不勝大願。伏望誕頒明詔。豫敕奉常。考沿革於前王。參節文於通禮。制爲成式。付在有司。衰冕轂圭。益重謹婚之義。金根駟馬。悉全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賢之配聖。善承億載。流化萬方。凡在懷生。率同大慶。太皇亦降答詔。前輩謂元祐納后禮制。視天聖景祐。討論特爲詳備。清波雜志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劍埋光。尚貫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爲邪人。如此。人主何以

辨之。鶴林玉露

呂吉甫問客。蘇子瞻文詞似何人。客揣摩其意。答之曰。似蘇秦、張儀。呂笑曰。秦之文高矣。儀固不能望。子瞻亦不能也。徐自誦其表語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辨韓琦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問而退。老學庵筆記。

惠卿之謫也。劉貢父當草制。引疾而出。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都下。紙爲之貴。紹聖牽復。知江寧府。所作謝表句句論辯。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己。莫知其端。又自敍云。顧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天之君父。觀此一言。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論列。多出子由。而謫詞則東坡當筆也。朱弁曲洧舊聞。

子瞻與吉甫同在館中。吉甫既爲介甫腹心。進用而子瞻外補。遂爲仇讎矣。元祐初。子由作右司諫。論吉甫之罪。莫非盡國殘民。至比之呂布。自資政殿大學士貶節度副使。安置建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行謫詞。又劇口詆之。號爲元凶。吉甫既至建州。謝表末曰。龍鱗鳳翼。固絕望於攀援。蟲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以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者。蟲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於邸報。笑曰。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四六話。

呂吉甫自罷參知政事。最爲偃蹇元祐間。貶爲散官。居於建州。凡十年。再見紹聖。固當預政。章子厚、蔡元度先得路。百計逐之。老於爲帥。繼以蔡元長久據相位。以妖人事再貶武昌。至張天覺作相。始薦於上皇。召爲宮使。留京師。吉甫作謝表云。歷官三十八任。受恩雖出於累朝。去國四十二年。留侍方從於今日。默

記。

元章簡公厚之致政表云。正至衣冠。莫綴鵷聯之列。歲時牛酒。尙霑甲令之恩。又謝越州表云。驅車萬里。虛出玉門之關。乘馹一塵。幸至會稽之郡。謝子耆寧除職表云。疲牛抱犢。同甿豐草之甘。倦鳥將雛。不失上林之樂。皆爲人稱頌。其作王荊公相麻。亦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衰及繡人久佇于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四六談麈。

元厚之久作藩郡。後聞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厚之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爲危事。用李德裕獻替記。伐劉楨李石令中人石元貫奏橫水明光之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遂誅劉楨焉。四六話。

唐于公異爲李西平作收京城露布云。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虡不移。廟貌如故。皆以爲工。而不知其所自。先是傅季友爲宋公劉裕作謁五陵表云。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鐘虡空列。又宇文周平高齊語曰。幽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公異蓋出此也。近世陳履常稱曾南豐表語云。鉤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信爲奇偉。然韓退之先云。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子固亦淵源于此耳。世間好語。往往壞於相似。前輩要作不經人道語。然用意過當。反累正氣。爲文務大體。又似不當如此。要自清新簡遠爲佳耳。寓簡。

元生嘗稱曾子固謝頒朔表臣幸備藩方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歎功名之晚以爲妙處全在晚字曾鞏後耳目志